

三更北方天中電光五更黑雲如氣自艮方至坤方布天

戊戌政府六曹漢城府請禁防岘再啓不允 慈殿仍傳于仁

鏡等曰鳳城事朝廷論啓至此予甚未安焉雖曰登奸人之口

豈不有間乎任之本意欲立璫使國家政柄歸於一家耳卿等

以為自古涉於奸人之口而未有保全者也太古之事則予未

之知也 中宗朝甄城寧山之事則知之矣甄城則 中宗即

位後以 中宗為有病而戮不道之言亦有指觸而言者自生

疑懼終不得保全寧山則交結無賴累登兇人之口果見竄謫

竄白其後還釋在家今岘則異於是年少而不知是非者也雖

曰累戮實璫必藉口欲免已罪也豈但只依舊例而罪之子之

愛岘無異已出况今 中宗小祥未過 仁宗發引臨迫哀慟

之情何異初喪罪其至親情所不忍若禁防而彼年少之人自

生疑懼因以致病則夫安有如是不祥之事哉 至上非不知

大臣之意亦以是意不果從也欲使朝廷知予意故如是云爾

仁鏡等回啓曰 上教懇惻臣等不勝感激難於更啓但為

宗社如是敢啓任之意果在瑠而不在坑瑠亦欲自免之計也然已累出兇徒之供臣等非以甄城寧山例罪之也如此禁防則息義兩全臣等斟酌適中以議啓亦非罪坑也毋令雜人出入之意也豈偶計而然哉請勉從公論慈殿答曰朝廷為宗社大計而啓自上豈不知之但坑雖登奸口皆是任之術也既知其術而依朝廷啓以禁防則坑自以為得罪於國家因以致病則安有如此之事乎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如此罔極之中罪其至親兄弟之間豈不乖戾之甚哉且雖不禁防坑亦豈不知自慎乎後日如有失身形迹罪之尚未晚也哀慟之極如此啓之至為未安○兩司啓曰坑累登逆賊之口事實關於宗社斷不可全釋自 上諉以年少不知而留難至此物情愈激請速命遠竄答曰鳳城非只以年少而言也本無朋友不知是非杜門不出耳向者甄城寧山或受重罪或見竄黥然固非坑之比也瑠之藉口者欲免已罪也 慈殿以 中宗小祥未過 仁宗時未發引故為之傷慟予亦年少而鳳城亦年少人也兄弟

之間安忍罪之朝廷臺諫當如此紛擾之時如是論啓尤為未
安決不可從之若有可從之理則豈敢如是不允乎再啓曰伏
聞 上教懇惻丁寧不勝感激然不可以私恩廢國家大義臣
等不暇計他事只以 宗社為重敢啓請勿留難答曰不允之
意已盡言之不允○兩司啓曰知中樞府事權撥惜不知是非
多設不正之論以為 先朝舊臣留難至此物情甚為未便請
速命罷賞以勸功人主大柄瑠之見捉臣子孰不喜快然償功
之格已有節目不宜濫加也事目內元有職者加三階資窮者
陞堂上云兎山縣監李坎男元加中訓而非資窮者則不可陞
堂上明矣所謂加三階者乃指堂下加資而言也然則坎男賞
加宜止於通訓而今者特授通政重加與事目有異至為未便
請還收成命新溪縣令卞應夢谷山郡守申洙平康縣監朴光
國亦以為有功於捕瑠並命特加捕瑠之功實本於坎男先捉
瑠奴無應松因此而捕捉則應夢等之追到有何功勞乎況此
人等皆以為資窮當陞堂上堂上重加不可濫授無功之人請

還收成命罪人羅湜累出兇徒之拾罪犯非輕而流配南方近地殊無懲罪之意請移配極邊成子澤配所亦在妻鄉隣邑至為未便請並移配邊遠谷曰權撥如啓坎男事捕得如此兇逆大奸之人而通訓加則凡朝官計仕自然為之矣豈以為賞乎其為不關陞堂上何以言其過餘守令等雖曰追到亦小罪人越境追捕一資何過雖直捕境內盜賊固當論賞矣羅湜成子澤事如啓

史臣曰先是或以權撥當為贊成撥知李芑陰圖崇秩而讓之曰李芑在我何居前以此李芑深德之每以為愚妄而不足深責故撥雖極言灌等無罪止於竄謫終免大禍撥常言曰我正所謂行虛惠受實福者也

○朝大霧四塞不辨咫尺其氣甚臊不見日光至巳時始收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己亥禁府啓曰昨日照律人

鄭惟沉以前者永非代入事刑訊而至是照律決杖一百徒三年

今當決杖矣但

大行大王發引臨迫用刑未安請於率哭後

決杖何如院相李苞啓曰禁府雖啓之如是然涉於大逆不可
久滯請不計他事決杖傳曰果非他事之比決之可也苞又啓
曰近日定罪事自上不動聲色各當其可故人心咸服都下
不驚但近者臺諫續續論啓人皆疑畏好惡是非可以定於一
時而使人心自定亦為遷善而改過矣典翰李滉掌令李天啓楊
根郡守權勿工曹正郎李湛皆與金瑬無異而臺諫未及詳察時
未論啓前舍人丁煥亦只適其職請並罷且近來弊習朝士不
好學問徒尚虛名以從衆為是致如此之事夫科舉至公之事
向者薦舉科以賢良為名而未及成篇者已矣若成篇以呈則
盡取是豈科舉之本意乎 中宗知其不正故廢之至 仁宗
大漸之際命復其科 先王所罷雖 仁宗之命尚不可用况
以兇徒之供觀之當 仁宗病革尹任三父子入侍謀立鳳城
君不得已請命繼嗣云臣意 仁宗末命皆任之術恐非 仁
宗本意也請罷薦舉科其中若有可用之人則雖不以科為名
亦可擢用答曰近日之事予豈不知但事出於罔極之中故欲

鎮定人心耳大抵如此大事尹任豈獨為之當時文士亦陷於
任之術中者有之不得已使好惡是非分明然後可矣李滉李
天啓權勿李湛丁煥如啓薦舉科事當其時趙光祖排斥老成
大臣附已者進之異已者斥之科舉至公而欲收合人心故如
是為之 中宗知其不正而罷之其後雖或有請復其科者或
有請復光祖爵者 中宗皆不允 仁宗朝亦有如是啓者不
允而復科之命出於大漸之中安知其正哉借曰 仁宗本意
事苟不可則在兩當改予意亦然卿亦啓之依允仍傳于政院
曰李芑所啓薦舉科事並以予意收議于大臣以啓洪彥弼議
上教為當而李芑所啓亦當尹仁鏡議柳仁淑等 仁宗朝常
言薦舉科可速啓而復之臣於中心以為 中宗所罷雖或啓
之主上即位未經一年必非復立之時侍從或請復光祖爵
臣以為假令啓之姑停可也不可如是汲汲 仁宗昇遐後有
復科之命或有未便者或有疑之者其後又出於兇人之供人
心之疑故臣嘗與李芑論至於此不能無疑果如所啓罷之允

當傳于政院曰罷薦舉科其中可用之人收叙可也先是臺諫
合司論舉近來好生異議者分科議罪之際大司憲崔輔漢指
點權勿李湛欲與金礎等同啓左右有言此人等所為別無可
指萬一誤摘則終難辨釋不審有底作孽輔漢曰去冬間為臺
諫時有大誤事掌令李天啓曰若以為臺諫時之事吾與執義
慶渾亦為其時臺諫豈不知之願公明言所為何事輔漢初若
難言竟曰今之右相也也前者拜相之時此兩人聽仁淑所播謗
簡事叢議駁之此不可不罪之天啓即大言曰果指是事則吾
明知之固非此兩人之所叢也也不可以此罪此人又顧慶渾曰
公不記得耶是豈此人等所為乎若無他見失而獨以是事為
兩人之罪則吾當保之固非此人之所為豈宜擬罪乎輔漢即
憤然作色遽言曰若以是言謂非兩人所叢也則必有叢言者
今必明言之然後庶可置此兩人也不然烏可已乎天啓曰吁
寧有是事吾縱或記其叢議之人只以其言明非此兩人之所
叢而將被誣也故言之而已豈以當時完席中所議言之于今

日乎在他日亦不可言此日同席之所論則固不當責我以不言前日席上之議也言甚慷慨左右色變輔漢亦語塞竟置李湛等丁煇則輔漢力言為人愚蒙無他發論旋止今有李芑是啓輔漢亦愕然曰李湛等固難得免至如李滉天啓之被罷以何事歟輔漢芑之族也俱是前日不得志之人也當初發論皆是芑之陰嗾而行宵臆報私怨之跡已不得掩則見黜於天啓之一言忸怩而不復強執外若從之而陰相告報互發機弄陷人不測者類如此人之危懼日深莫保朝夕用是而欲定人心者何意也厥後或有言於天啓曰今之事勢已至於無可奈何而公之前日言色過於俱厲人豈不危之天啓曰吾豈不知言發而禍隨乎明知若人之被誣而畏吾之禍舍嘿不白吾所不忍也史臣曰甚矣小人之報私然也李天啓李湛權勿皆是李芑被論時臺諫也乘時巧中有同舍沙射人可懼也已芑排陷士林憤其人必趨仰已卯嫉光祖如讎每言光祖有異心者也甚於冰炭之不相容其欲罷賢良科勢所然也若如仁鏡

之惡不至如李芑之甚而楚時固寵及為芑之奴隸附會其意無所不至老而不死是謂賊此之謂也

復奪薦舉科

向在中宗朝南袞沈貞為之啓罷而○政

院啓曰李芑請罷李滉李天啓權勿李湛丁熿等金礪等則已

削奪官爵今滉等何以為之李芑以李滉等與金礪傳曰並削奪

官爵○兩司啓曰臣等為耳目之官當此之時辨別人物職分

之先務而曾不致察可論之人非惟不能盡啓在同事之列者

亦不辨別至於相容不職甚矣既已顯被重論決不可覷然冒

處請適臣等之職答曰雖在耳目之任人心所為不可盡知而

所聞各異勿辭輔漢等退待物論○院相洪彥弼啓曰兩司以

待物論而退如此多事之時不可頃刻虛其任請命就職傳曰

如啓○吏曹判書林百齡啓曰捕瑠守令賞加當下批矣臺諫

今方論執何以為之大殿乳母當拜奉保夫人而不知姓氏

敢請傳曰守令之捕瑠者非他賞加之比也今雖被論下批可也乳

母姜氏保母金氏也姜氏為奉保夫人以李芑為議政府左議政

鄭順朋為議政府右議政權應挺為嘉善大夫黃海道觀察使

捕瑠賞加黃博為司導寺副正以正降副正以被論也見初七日李英賢為司憲府

掌令申洙為通政大夫行谷山郡守卞應愛為通政大夫行新

溪縣令李坎男為通政大夫行兔山縣監朴光國為通政大夫

行平康縣監曹季文為朝奉大夫行伊川縣監申洙卞應愛李坎男朴光國

以捕瑠賞加為通政惟曹季文前加不足只授朝奉尚震為知中樞府事宋璵為同知中

樞府事

庚子 上親臨晝茶禮不親行祖奠前日尹仁鏡李○傳于政

院曰瑠之推事已畢黃海道囚人等並令放送○右議政鄭順

朋啓曰驟當殊擢聞命驚慚措身無所今者人心未定國家多

虞所當簡選碩德重望之人輔養聖德請亟適臣職答曰宗

社幾危舉朝含嘿卿獨奮不顧身再安 宗社是誠社稷之臣卿

之忠直朝野孰不知之勿辭

史臣曰其然豈其然乎諂媚固寵又舉未定之說搖惑上聽

微引已功上不之疑人不敢言可謂痛哭也已

○傳于政院曰今夜宮城各門兵曹已令禁雜人矣然獨以宣

傳官守之似為虛疎兵曹都總府郎廳亦當嚴守各門并禁雜

人大行王於是夜開故有是教○戶曹啓曰捕瑠人等從自願加

資綿布中論賞云云若別為捕捉則當俵車目綿布二百匹各

各題給矣今此人等統將皆隨其邑宰而往別無其功都給二

百匹使之分用何如傳曰如啓○禮曹啓曰前者國王使臣迎

逢船給送事議定見初三日而使臣二隻小二殿一隻外其餘迎逢

船毋令接待矣今若過此數而來則處之何如今宣慰使閣下

去時隨宜處置事傳教何如傳曰如啓○禁府啓曰敬元大罪

之人也當日照律則不得已當日行刑矣 大行大王教引在

明日至為未安請於後日照律何如傳曰如啓○院相鄭順朋

啓曰前日迎曙察訪金守濬啓請用 靈幄殿餘村矣修館今

日遣官收議大臣何如答曰教引臨迫收議未安令諭山陵姑

勿撤毀茲引後收議可也順朋又啓曰小臣之病大勢似差然

脚力無氣必待人扶持之力而行矣又喘急難於行步十五日

下玄宮時小臣之任亦多然恐不得臨時為之取稟答曰病若如是以他人代任

辛丑

靈駕發向山陵

街巷莫不慟哭

上停柩送禮

從尹仁鏡李苞啓也

○

尹仁鏡鄭順朋議啓曰南道兵使曹光遠雖以有武才而終望

近來人物不足請適光遠以武班可當者差之臣等曾欲啓此

而光遠乃李苞三寸

姪苞之子

而小臣亦是族親故不敢也今則

順朋之意亦然故敢啓答曰啓意至當但光遠前者出入其地

詳知弊端曾已啓之

三日見初

蓋常感慨時弊欲設施之意也雖無

一光遠豈無其人使光遠赴任設施為當再啓曰雖非光遠他人

赴任當依光遠啓請而為之矣敢啓答曰光遠知其弊端欲為

設施而况行期臨迫予意以為不當仍傳于仁鏡等曰迎曙察

訪金守濬

靈幄殿材木題給事昨日右相請收議于大臣處

而予以為發引後日議之為當矣今日可議以啓回啓曰題給

為當但罪人奴婢啓請事不可輕議後日更議以啓

守濬書狀以為本驛

殘弊并請罪人如婢故及之

且

靈幄殿不可久在其處即令撤去為當

守濬

欲於天使回還後撤去故並啓

答曰知道○傳于政院曰今曉出送梓宮樂至

光化門外而內人等於思政殿庭內哭泣其時外人於閣門外

急呼出大棺衣云予未知所以終日艱待大舉侍衛內官之還

以問焉則梓宮自思政殿樂至光化門始知大棺衣無去處故

如是急急呼出云極為驚愕摠護使李必有以處之矣然政院

其知予意回啓曰伏聞上教不勝驚愕摠護使必有處置然

殯殿都監請推傳曰如啓明日啓下可也故也深

史臣曰時李芑為摠護使金泓為國葬都監郎廳梓宮臨發

而猶不覆柩衣泓進于李芑之前曰柩衣不著矣芑嘿然不

答且有不悅之色露載梓宮于輪車至光化門外將升大

輦始取柩衣而覆之芑之為心未可知也芑嘗言仁宗未

逾年之君不可用大王之禮以薄於仁宗為取媚容悅之

地趨附於芑者和而唱之人或言仁宗之聖德則必指以為

有貳心者當此送終大事而闕略如此無一人言之者時事

可知

壬寅傳于政院曰典設司別坐鄭式不謹職事先罷以

帳陋仍傳曰安邊府使李久當先罷後推矣前政當出而不

出必承傳色不傳子意也付黃可也今見全羅監司沈光書狀

則南原判官金允悌固當推之但於予心至為過甚政院知悉

書狀以金允悌凌蔑上官擅棄任○山陵都監郎廳權轍以摠

護使意來啟曰金井土性極好而其後聞金洞之言更審而又

令中使往審今者舉朝皆來洞知其無疑然金井隧道間今已

通穿請更令中使看審俾無後疑則自上為之洞快而羣情

亦釋然矣傳曰令中使依前例更審權轍又以前意啟于王

大妃殿傳曰如啟令中使往審大殿承傳色盧允千以看審山

權鄭士龍權應昌曰玄宮之土感示于來此侍衛內人等處則

皆以為此土義則義矣但拘詰土性則堅握成塊恐有濕氣而

然云婦人輩終無遠慮若歸達此意于上則此乃不小之事

小人中階傳命恐終被重罪不得告今達于上使來此侍女

咸見玄宮俾無從疑何如芭等曰土性不得其有氣也乾坎而

為不烘尚未解或有濕氣豈可以此為疑九千曰疑之耳於是大妃以金洞之

告于侍衛內人等曰九土無有不為成塊者皆無濕氣不為

可用之地此非難知之事也九千出傳侍衛內人之言曰今見

此土甚為盡善畧無可疑但慮自上殿疑其成塊云爾朝之
所共見豈有可疑芭聞其語語諸名子曰士大夫葬其親尚
擇上臣子為君父其可不為盡力乎且金井平底不用三物所
以使地氣上下也凡千曰侍衛內人等來此如此論議者欲使
此言聞于上也如○濟州牧使林亨秀拜辭亨秀雖少積學
此而後終無可疑也○濟州牧使林亨秀拜辭亨秀雖少積學
處事恢張亦可謂人中之傑也性者士林之間有大尹老之說
亨秀與其弟言曰若杖其一二人則此可鎮定矣乃指尹元老言也
其弟言於所親因播其說尹元衡輩
今得月事限其不內已存之故有是行

癸卯以山陵金井土封下于政院曰前以金洞之言洞以金井

生水為疑而朝廷更審以為無可疑而後用之其後王大妃

意以為功役幾畢雖有可疑重其功而用之也故王大妃及

大殿並令中使往審頓無可疑云而昨日山陵都監請更令

中使看審故又令兩殿內官往審王大妃殿內官以門隙

入土封王大妃見土封則與前看土色有異審日已定中使往

亦將土封以向也燥今也似濕向也堅執亦散今也堅執則成

塊云甚以為疑慮到此臨迫之時亦有如是之疑夫安有如是

之事乎大抵自上及王大妃專恃朝廷大臣共議俾無後

疑王大妃亦有言金井可疑則隧道穴用之何如云耳院相李

彥迪回啓曰事極重大朝廷太半在山陵留都宰相數少請六
曹堂上兩司弘文館長官中樞府同知以上并牌招何如彥迪
仍啓曰院相之任至為重大前者以贊成為院相入直有物議
而小臣不得辭避者成世昌赴京而院相只以三真洪彥弼尹
仁範李苞
輪番入直勢難故勉強行之今者三公已備小臣忝冒重任至
為未安請遞院相之任以贊成總院相之列曾有物議故敢啓
傳曰牌招事如啓且老病大臣早暮入直至為未安有何物議
更加誠心以輔國事勿為辭避彥迪曰惶恐不敢更啓也時李
苞深忌彥迪論事之間每不相容迪常言詔獄鞫人刑杖過大
此非王者惻怛之政苞聞之曰畏其自逢而云然耶事多如是
故迪不欲與同事而辭之○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右
議政鄭順朋左贊成李彥迪知中樞府事禹孟善兵曹判書閔
齊仁同知中樞事府南世健副提學金光準大司諫羅世績戶
曹參判宋麒壽吏曹參議安瑄兵曹參議趙士秀刑曹參議許
伯珂議啓曰臣等今共觀此金井土真好品也凡掘地中土無有

不濕之理地中之土苟無濕氣是無氣之土也家禮亦云土色滋

潤者用之况十日所視豈少有可疑若有可疑臣子安敢用之

小臣自謂以事今歸山陵明曰下玄宮時有領歸朝廷樂半在山

陵然副提學金光準大司諫羅世績當與偕往共審俾無後疑

何如且副提學等留在陵所有弊請於今日內還來啓達何如

小臣以下皆仁鏡之啓仁鏡之意欲與朝廷宰相及兩司王堂
長官共審而大司憲崔輔漢往在山陵故只以光準世績等偕

無從看審俾答曰朝廷前後如此啓之其為無疑的矣但王大

妃以為功役尸成故用之而至於此時又為之疑雖當時無可

疑恐不無後世之議今領相又與兩司弘文館長官及山陵留

在宰相更審為當然王大妃萬無解疑之理予意侍衛內人

等往在山陵俾圍帳共審金井何如彥弼等回啓曰上教允

當答曰知道彥弼等啓于王大妃殿曰苟為深掘其地則土

安有不濕者哉反覆思之萬無可疑若愈屈而愈燥則是土之

無氣者也且朝廷過半歸在山陵前日小臣自謂更審時土備

五色極好矣然小臣今以任事亦往山陵欲與金光準羅世績

等偕往更審後令光準等今日內回來啓達答曰金井無疑之意知道光準世續啓于 大殿曰伏聞令侍衛宮人共看金井

前者以金洞之言朝廷舉為看審大臣又累次看審今欲使宮

人決疑是不信大臣也又有妨於朝廷體貌也答曰啓意為當

至為有理然非令宮人決疑也 王大妃不肯釋疑大抵至於

難事不可不以權宜處之也內人亦有長者往在山陵朝廷更

審後使之並審俾無後疑也且欲其解疑於 王大妃殿也非

敢以決疑於內人也 侍衛宮人等在山陵聞自鏡芭上使共審玄

我輩何以知之但中宗大王時見其玄宮土則似為燥散今則

魂聚然畢役則終無可改之事於我等哀矜之意此土今乃有

濕氣率年久則恐終有水氣不無疑慮耳今者有命當

共看審但今有水濕之氣則朝廷成見豈有用之之理乎

史臣曰君父之喪臣子所當盡心力而為之山陵苟或有疑

當改之於早如其不然何紛紛往審一至此邪既有揔護使

又有都監提調等宜若不須他人看審而後無疑也朝廷大

臣累次往審則亦已矣又令中使更審何也况今下玄宮只

隔一庭而欲令宮人並審決疑是雖欲解疑而適足以致疑

也光準等之啓似矣而論執不竟吁可情哉上下既知無疑而只以王大妃致疑而然也則一宮人足矣今日之更審寧莫之為也噫山陵葬事固非王大妃之所敢私也則王大妃之疑乃殿下之疑也一國之疑也而苟或王大妃疑其所不疑則上下固當誠心開悟解而後已可也不須徒煩往來為也竟使宮人與議大事而欲無疑於後世其可得乎

山陵都監郎廳以摠護使意將金井內外梓宮底土小封來啓曰初二日下外梓宮今已十餘日矣其下補設地衣褥席小無濕氣萬無可疑今日伏聞上教至為驚愕東西班二品以上

及兩司專數咸入金井所見如一無疑萬一少有濕氣臣子安

忍以其功役之重而用之乎傳曰當初有可疑之言

指金朝廷累

次往審而王大妃猶以為功役之重而用之也故尹仁鏡金

光準羅世績今亦以更審事出歸耳萬無可疑而有如此之言摠護使亦豈不憫乎予則已的知矣但內人等共審後還報

王大妃殿則庶可以解疑都廳郎廳又以前意啓于 王大妃殿傳曰無疑之意再啓之予以為朝廷之德也

史臣曰自 上既曰予則的知云則以其所知當反覆告諭以

解 王大妃之意可也今乃不然以俟內人之還報何也以 為 殿下之取信不及內人而然耶

光準世續自山陵來啓曰臣等與領相偕往山陵親入壙中於外梓宮之隅加穿斗許地一尺深掘試土性亦無濕氣萬無水氣答曰知道光準世續又以前意啓于 王大妃殿曰土備五

色不濕不燥真好品也答曰既無可疑而又如是往審累啓予意無窮

甲辰返 仁宗大王虞主于永慕殿 返虞時白首耆老三十餘人聚于鍾樓伏地慟哭聞者

莫不 上停祇迎禮又不親行初虞祭 皆從大臣 ○摠護使李

芭自山陵來啓曰前日發引時以其有素錦褚不知棺衣之有

無而 梓宮至於閭門外始知棺衣之無然恐其上大舉時晚不

得已幾至光化門將上大舉時還覆棺衣矣小臣當先請推而

自 上巳命推之

見時至

為惶恐且次知內官及扶策別監等

當知之矣

前都監政也并啓

答曰戮引時予意以為

梓宮已

到光化門外而外人於閣門外高聲呼出棺衣予未知所以終

日未安艱待侍衛內官之還問之則言 梓宮上小輦覆素錦

褚至光化門知無棺衣故如是急遽呼出云予心至為未安此

意言于政院政院請推故推之次知內官及扶策別監等并次

次推之○領議政尹仁鏡啓曰小臣自山陵已早還第以及虞

侍衛往 魂殿故未即來啓昨小臣與金光準羅世績及在山陵

朝廷大臣共審金井所見如一萬無疑焉且今曉下玄宮時小

臣以贈王贈帛親自奉審而跪起進退頓無濕氣外梓宮底鋪

設褥席今已經十餘日又略無濕氣適日氣清和凡葬事極盡

為之答曰金井事 兩大妃殿以其有雜言故如是致疑大臣

累次往審而又葬事極盡為之云予甚以為喜仁鏡又以啓

大殿之辭啓于 王大妃殿答曰凡所啓皆詳知道 大殿仍

傳于仁鏡也曰予在幼冲凡送終大事一未之親行至為未安

大臣則累次往來予則以幼冲未得行禮尤為未安此意知悉
回啓曰方在幼冲勢不得一一行禮是以臣等曾已啓請自上
勿以為留念權而得中是亦禮也○朝陰霧四塞不辨咫尺至已
時乃收城中人家杏花亂發

乙巳政院啓日以棺衣事

殯殿都監曾已推之但昨日摠護

使并啓次知內官扶策別監等未知何以為之傳曰別監推之內

官行公推考○下橘于政院仍手書以示曰此物雖微人皆取薰

卿等手握鼻馨領府事

洪彥

三公

尹仁鏡李

苞鄭順朋

左贊成

李彥

弘文館

亦各有賜○傳于政院曰凡囚人等病單子纔入身故單子隨入

此必不計人命與罪之輕重只以為罪人一切酷治而然也此意

言于司憲府及刑曹等處○兩司啓曰鳳城君坑事近因國家多

事連日不得論啓物情愈激請亟命遠竄答曰坑事朝廷請罪

而不罪之意已盡言之下兄兩司啓曰捕瑠之功專在李坎男下

應要申洙朴光國等追到於已尋之後無一毫功勞而濫授堂上重

加請還收成命答曰不允憲府啓曰內資寺副正金泓人物輕妄

多有所失為三品職太濫請速遞答曰金弘人物雖曰愚妄曾為侍從豈不為副正乎不允累啓依允○斬瑠僧奴敬元○平安道甌山雷雨雹肅川大風以雷慈山雷

丙午江原道觀察使金弘胤拜辭傳曰今年農事不實甚矣人民至為可慮抄荒之事務極措置以蘇復民生為念褒貶之時嚴治守令使不得侵漁鄉其勉哉○咸鏡南道兵使曹光遠拜辭傳曰此非常時之比邊方亦不無釁前者卿以軍裝邊務用心措置為言予甚嘉之其以蘇復軍卒嚴備軍器為念○兩司再啓訖事不允○兩司啓卞應受申洙朴光國事不允○舍人金魯以三公意啓曰自上命罷安邊府使李久其道監司九月初九日祇受有旨乃政院泛然捕瑠之文也義禁府節目行移公文則九月初八日到京畿不能即時知會且自監司處傳布其間必往復遲滯又監司之答不來罷職似過傳曰義禁府行移公文及未及未可知也政院有旨九月初九日咸興地祇受云則不即措置使逆賊久隱境內又以諸事干招辭觀之無

一措置之事罷職豈為過重乎○舍人李世璋以領右相意啓曰

來十一月練祭親行為當故率哭後練祭前擇日親祭 景思

殿恐勞 上體冒夜舉動不須為也傳曰 永慕殿率哭祭初

欲親行 慈殿以為不先親祭於 景思殿先親行於 永慕

殿於理似為不順故二十七日 仁宗大王 卒哭 日 早朝親祭於 景思殿

中宗大 魂殿 畫行別茶禮於 永慕殿 仁宗大 魂殿 為計院相李芑啓曰率

哭日親行別祭於 景思殿畫行別茶禮於 永慕殿一日兼

行似為不專即位後 景思殿親祭始行之禮至為重大過率

哭後別擇吉日親祭景思殿為當答曰擇吉于來月初以啓○

大王大妃下慶尚道罪人放未放啓本于院相李芑曰前尚宮銀

臺 中宗時 銀臺在淳原 尉趙義貞妻 豐加子 庫房 殺 害事甚 慘酷 臺 諫力爭 遠 謫 慶尚道 大丘府 至是 有是 命

遠黜在外內人竄謫 祖宗朝所無之事自金安老始有之 中

宗初欲不罪之因臺諫累日伏閣命謫今再再經赦放還可也

芑回啓曰 上教至當女子死罪外遠竄之法律文所無故當

初議得時臣意以為不當云答曰知道○午時太白見於未

地

丁未兩司再啓訖事不久○兩司啓下應受申洙朴光國事不久

戊申兩司啓下應受申洙朴光國事傳于院相鄭順朋曰臺諫累日論啓只陞叙何如回啓曰下應夢申洙朴光國只陞叙其職至當答曰黃海道今年饑困甚矣三守令一時皆適則不無逆送之弊適任時陞叙為當答臺諫曰加堂上一資似重云遞任時陞叙為當

庚戌禮曹啓曰義州牧使金伯醇狀啓云本國漂流人領來唐人等欲受交割文書而去令承文院作義州牧使答文順付唐人何如傳曰如啓

辛亥下安心東堂宣慰使金振宗書狀倭使上物甚多不能盡輸故請加給船隻于

院相鄭順朋曰大臣處牧議順朋回啓曰前日宣慰使閔荃下去時隨便處置事言之勢若重難宣慰使當復馳啓取稟請勿收議答曰知道○左議政李芑自山陵來啓曰近來士習不義不

知好惡是非故金儲類五人

五人丁璜李湛權勿李天啓李澧

臣已啓之厥後詳

細聞見則李澧非不知是非者也小臣誤啓至為惶恐待罪

曰初未詳察之事勿待罪也仍啓曰進退人物國家大事小

臣居大臣之位不能詳察以至錯誤何能取信於人乎不勝惶

恐請速收削奪官爵之命使朝廷皆知小臣之過失答曰人之所

聞豈無過誤更勿待罪李澧則還給職牒叙用可也

史臣曰芑之初請此人等罪者專欲陰復私怨而正言李元

祿芑之猶子也當其啓罷此人之日在兩司會坐中乃言曰叔

父何如是歟我不可不白此人之非辜即往芑家涕泣而

諫之及今芑知公議之不與乃敢隱然待罪其兇險肆惡誣

罔上聽無所忌憚自是之後人皆側目重足莫測厥終

壬子日暈

甲寅政院啓曰只推金重宗事有傳教刑曹以成公事無端故內

官金承寶李承豪亦并推考云何以為之傳曰大棺衣脫去必

有所由金重宗顯言於綢人之中而如此相推不肯直招至為非

矣以知內官金重宗則不能詳察自有其罪也 永慕殿不可
暫空則內官金承寶李承豪中一人及其金重宗並致於承政
院面詰政院回啓曰金重宗招內發引時以扶策內官入侍見
昇 梓宮官姓崔者立於 梓宮西南隅捲大棺衣下端而已
扶策內官別監等重匝列立某人脫去之事紛擾中未及詳見
云李承豪亦一樣納招何以為之傳曰金重宗及昇 梓宮官
姓崔者並推後發落○聖節使柳辰全回自京師啓曰初到禮
部郎中周琬新除職者也前日陪臣等禮見時郎中坐於堂上
陪臣拜於下則郎中答拜例也今則傲視不答呈咨文後見咨
文善寫曰曾聞朝鮮為禮義之國今果然矣問諸通事曰書此
文者今到此乎通事答以不來自是以後行禮之時未嘗不答
拜雖至於通事之微者皆令揖而不拜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
咨文書寫人誰乎問于承文院以啓咨文書寫及表文製述官
姓名單子列書入啓傳曰聖節使柳辰全言內禮部郎中周琬
見我國文書善寫歎服不已陪臣及下人待以厚禮國之有光

無加於此雖微物可以賜給褒其能舍人金魯正郎李澤佐郎

魚季瑄前奉教李戡已上咨前正郎李湛御前表各給熟馬一匹

副司果柳耳孫李元臣此二人以書寫官常仕承文院付祿者也各給半熟馬一匹

○院相李彥迪拈出先儒格言至論書啟以寓箴警之意其書

曰臣伏見主上殿下冲牟嗣服睿聖之資雖得於天稟而輔

養之道不可不至嘗聞先賢之論曰君德成就責經筵臣以庸

昧忝叨經筵之職日夜思所以展竭微忠以效絲毫之補而學

術疏荒聞見固陋懼無以稱職謹取先儒格言論有裨於聖德

而可施於今日者條錄以獻伏惟聖慈留神採擇焉宋元豐

八年哲宗嗣位時方十歲太皇太后即宣仁皇后垂簾同聽政元祐元年

大臣司馬光薦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即劄子言曰自古人君守

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

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

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

必迎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少成若天性

習慣如自然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乎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乃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以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又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功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

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伏乞皇帝左右扶
持宮人內臣并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器用腴玩皆
須質朴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色不接於
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皇帝起居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
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
於此又曰人主居崇齊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
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中常之君無不
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係也故周公告
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
相而能成其德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
養聖德莫先於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
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
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又曰太
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
持大業且欲興治大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

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
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臣願陛下
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勿狃
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周公作立政之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
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朝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
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
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
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官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
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
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資質鮮不過人然完德有道之君
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又曰臣供
職以來亦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
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
不同矣或以為主上年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

子自能食能言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
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
充腹以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感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下
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
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若又以為主上天資至
美自無有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
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為
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
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
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帝侈麗毀其層觀廣
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
盛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幼冲之君閑邪拂違
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
古人欲朝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
古人之意異也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後苑清涼處召見當

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曰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又曰告於人者非積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蘆喻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今講官皆兼他職請皆罷之使得專心積誠以感上心臣謹按程頤之論皆輔導幼主要切之言使當時君相用其言以盡輔養之道則必能致君堯舜之聖而躋世道於雍熙矣不幸以頤之賢而不免為羣邪媚嫉入侍經席纔閱一歲遽即罷去使天下不復蒙至治之澤可勝惜哉臣謂聖賢雖遠其

言尚存有可以啓發聰明者有可以涵養德性者 殿下誠能深信而力行之則其有輔於聖功豈云小哉臣又念輔養之道要須內外交修無時間斷然後乃可以全其天德而不流於人欲矣今者講廟箴規之職固在於經筵而至於在官中保護教誘之益則專在於 慈殿恭惟 大王大妃殿下明睿冠古事 中宗幾三十年為治之道何所不達理亂之幾何所不察宜於主上三朝之際常諄諄勉諭以勤學問敬大臣納諫諍近正人遠邪佞畏天命恤民隱等事而又必以修身進德為本視聽言動一循乎禮期以古之聖帝明王為法則 聖德日就而卒為宗社生靈無疆之福矣臣不勝惓惓臣以暗劣遭逢 聖明濫荷寵渥庶效糜粉之志而不堪衰病之迫恐一朝死亡抱恨泉壤敢陳古訓以效獻芹之誠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惶懼之至取進止傳曰向者 仁宗發引日迫適國有亂逆之事蒼黃罔極且予幼冲於大行大王之喪事一未親臨視之情意尤為罔極又於近日一不御經筵方懷未安如此古訓啓之至當欲體念依

啓措之李彥迪回啓曰小臣書啓者乃先儒格言至論自 上有

可以體念者有可以法此施行者有可以警戒者故臣今書啓

矣常時輔導 聖學不可不盡其道伏願 慈殿常為留念先

儒之言 殿下亦當以先儒之格言常常留神則庶於 聖學

有益矣經筵則自 上觀日候温和而御之耳自 祖宗朝隆

寒極熱則不御經筵况今 聖體幼弱來月乃仲冬日氣極寒

不宜出御自 上當量氣為之臣之所以啓之者非以不御經

筵為未安而言之也但先儒格論有切於 聖學唯願銘留於

聖衷而不忘故敢啓爾傳曰先儒格論為書以啓予當留神不

敢忘也近日久未御經筵道予未安之意而再啓如此尤當體省

當以此意又將啓之於 慈殿也

乙卯院相李彥迪密封單子入啓其辭曰醫負朴世舉仁宗大漸時不

藥來見臣言曰 仁宗大漸之日手書於紙使尹興義覽之

曰解見否興義覽畢曰解見矣大君今上時封慶原大君以世子威儀入來

事 仁宗傳教醫負洪沈亦參聽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此必

尹任父子之所為至為駭愕故敢啓者曰 仁宗大漸時尹任父子
入侍以國家事視如一家之事以李德應招辭觀之何事不顯此
傳教尹任父子留中不下無疑矣情迹敗露既伏罪辜推之無
據然此實駭愕○憲府啓曰大行大王大漸時非但御書不下政院
大君以世子儀仗入闕事亦有傳教壅蔽不下此事所關非輕後弊
亦大故李彥迪以所聞啓之聞者莫不驚愕此不可不嚴明推鞠其
時次知傳命人等請下禁府推治者曰 仁宗大漸時尹任三
父子入侍恐不得遂其凶謀萬端用術故 仁宗欲仗順正名
有此傳教而竟使留中不下豈俾傳命人叅知乎若推之則事涉
曖昧故不允朴世舉所言傳教之日何日耶更問之政院即牌
招朴世舉問之世舉啓曰六月二十八日或九日心亂不能的
知 仁宗氣絕而復蘇命臣入來進藥後 仁宗命進紙筆手
書給尹興義曰解見否興義曰解見矣 上曰可乎興義曰可
也自 上還取御書給監察侍女且教曰大君以世子儀仗入
闕 慈殿亦速移御于此宮侍女持御書聽傳教出戶外而去

臣與洪沈柳之蕃共見而聞之傳曰知道

丙辰行卒哭祭

上不參

別上

初欲行

之以未行

景思殿傳之

左議政李苞

右議政鄭順朋皆稱病不參

史臣曰一國臣民莫不為此日哀惻痛割而此兩人頽然退卧其為無狀到此尤極矣

諫院啓曰

仁宗大王大漸之時御書傳教實是國家大計中

間廢閣不下聞聽不勝驚愕此雖尹任等陰術所為傳命之人

不可不窮推請命下獄推鞫答曰朴世舉言內醫真洪沈柳之

蕃等參聽云洪沈柳之蕃碑招細問後答之命招洪沈柳之蕃

問之洪沈啓曰 仁宗大王未寧時臣與柳之蕃在差備門外

交泰殿簷下朴世舉入診出曰

仁宗命進紙筆手書使尹興

義見之曰解見否興義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闕事及

慈殿亦速移御此宮事傳教云臣耳聞而已不得親見矣柳之

蕃啓曰 仁宗未寧時六月二十六日七日忘不記憶朴世舉

入診出曰

仁宗手書於紙下示尹興義且教曰大君以世子

儀仗入闕 慈殿亦速移御于此宮自 上精神不錯故如此
傳教云云臣耳聞不入親見也傳于政院司以洪沈柳之蕃之
言觀之世舉更招日時及其內官叅聽尹興義幾番見之與否
細問之可也政院即牌招朴世舉更問世舉言內六月二十六
日後臣與柳之蕃洪沈同時入診共聞傳教其日早晚則日光
在屋上尹興義傳教前則不見傳教御書下示時始得見之內
官自門內率入至殿簷下內官落後臣等獨入診傳教之時洪
沈柳之蕃俯伏臣後共聽洪沈更問則洪沉言內 仁宗御所
常定年少內官三人等相適率入朴世舉聞傳教之時小臣在
外故不知某內官叅聽世舉自內出外言傳教之時日已昏黑
世舉聽傳教後遲留傳說與否未可知也前日或有與世舉同
時入診矣傳教時臣等實未叅聽○憲府啓曰 仁宗大漸之
日人心危疑上下遑遑當此之時道揚末命如此其丁寧其實
大關 宗社之機也而傳命者廢閣不傳至為駭愕假令此事
出於尹任之兇謀為傳命者既承 上命則宜即傳于政院使

朝廷洞知顧命重意而反從凶逆之計壅闕成命罪在罔赦請
亟下獄推治諫院再啓曰臣等伏見朴世舉所啓之辭事狀昭
著不待洪沈柳之審招問然後可知其時傳命人等請亟命下
獄推鞫谷兩司曰不小之事豈不察其機會而推之乎朴世舉
云與洪沈等共見而聞之洪沈等云不入親見大相違戾何能
取實然尹興義宜入於二十九日則安知傳位之教出於其日
而固極之中世舉諛聞而牽合之也不須推鞫傳于院相李芭
曰李彦迪以朴世舉所言入啓之事至為駭愕其時尹任父子
入侍以國家事視為一家之事兇謀不側故及其敗露已伏大
罪矣今日兩司以壅蔽沮遏論啓雖小事何不察其機會而處
之自為詳量則傳教之時則 仁宗頻問尹興義入來與否而
二十九日夕始入其傳位大事出於其日而谷黃罔極中世舉恐
誤察而牽合也兩司欲推傳命人何以處之芭回啓曰以朴世舉
所言觀之則似非傳位之日也 上教觀之尹興義其日始
入則此乃傳位之日也實是傳位之日則雖推之有何罪乎

上教允當然臺諫欲推傳命人推之則下情洞快矣又傳于乞
曰不小之事自內豈偶然而察之詳料之則二十八日午鼓前
仁宗命進紙筆恐其用心不即進而竟進之只書三字字不成
形二十九日後無復手書之理尹興義九日入侍丁寧而其日
下傳位之命必世舉心亂不能詳察也芑回啓曰初以 上教
允當故不欲推之退而更思之授受之際國家大事中間廢閣
使顧命不即達於朝廷事甚關重世舉所言是則傳位乃二更也
此亦違戾小臣其時為兵曹判書聞之 大妃殿問安內官皆
不入見 玉體云此必從中沮閣之故也自 上推內人雖以
為重難事涉緊重決不可置不出答曰推內人非以為重難在
人君之意欲無冤憫也以內所聞量之則世舉之言似有違端
明日與領府事領右相同議以啓○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丁巳傳丁政院曰予以內人為不可推者只有違端難信故耳辰
時傳位節次及尹興義入來事長番內官與 永慕殿入番內官金
承寶李承豪推之則可知但 永慕殿不可暫空亦可相適召

致問之○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同議啓
曰尹任父子已定罪矣然六月二十九日乃晦日也其時則
仁宗大漸不省人事似不能手書當時任父子出入無常外人
豈能知之安知其二十九日前尹與義已入侍乎此事甚關重
不得已窮推使韓廷皆洞知其情狀至當又啟曰前者練祭親
行故其前擇日別祭親行於景思殿事已傳教矣近者日候
似寒至於來月初六日則恐日氣極寒而主上幼冲不可一
從禮文而行之今則保養為大成宗大王十三歲即位以保
養為重故凡親祭等事皆停之今朝廷皆以聖體幼弱犯寒
出祭慮其或傷也請勿親行答曰事關重大則事十歸一灼知
其非然後推治為當雖不啟之予豈不知二十八日仁宗雖
手寫字畫不成至於二十九日不省人事朴世舉之言多有
錯謬若以不實之言推鞫內人似未為當故不允親祭景思
殿事已備具日候如此溫和何不親行乎永慕殿一未親行
予甚未安故計定矣○政院以領左相議啟曰右議政鄭順朋

病不來容遣史官收議何如傳曰如啓鄭順朋議朴世舉之言
雖似錯誤 仁宗手書於紙令尹興義見之之事分明子子勢
不得忘也此書竟無處置必是奸賊之謀然必有初受命者亦必
有為兇徒沮止者左右侍側者非一誰不見之不可不窮詰伏
惟 上裁答與上同○憲府啓曰傳命人等推鞠之事所關非
輕下獄推之則自然得實請勿留難答曰凡重事必事干歸一
知其人之罪然後下獄推之可矣今聞朴世舉之言或云二十
八月或云二十九日或午後或夜初莫適所從詳聞二十九日事
乃尹興義入侍之日而其日 仁宗樂于省人事言語尚且不
能况有手書之理乎以如此之事出內人推之至為曖昧知其曖昧
獄推鞠尤為不安若果然則不待累啓而當推治不久○諫院啓曰
仁宗大漸危疑之際御書傳教至於廢閣不下實關國家大
幾其時傳命人速命推之則可得其情請勿留難○洪彥弼尹
仁鏡李苞等啓曰今已卒哭此非如常時 主上幼冲 大王
大妃垂簾聽政一國生民之望 祖宗艱大之業皆係於此所關

最重且年歲漸異氣力不同恐生疾病不可行素必 大王大
妃康寧然後朝廷有所恃國事無虞請從權進肉荅曰國喪重
疊 中宗小祥未過予甚未安故不從再啓曰常時疾病生於
元氣虛弱國喪重疊行素太久氣必不實朝廷憂懼國事既如
此而上之所當為者極多一日行素尤為未安請開素荅曰
中宗小祥臨迫未安之事安忍從之啓于 大殿曰 大王大
妃行素已久氣必虛弱請勸肉荅曰 慈殿未安之意丁寧傳
教不敢強啓啓于 王大妃殿曰國喪重疊行素太久氣必虛
弱恐生重病朝廷憂懼此亦古禮請開素荅曰氣候如常予安
忍為○以許磁丁玉身沈連源兼知經筵事崔輔漢為嘉義大
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同知經筵事隋山君李滉為司僕寺正兼
承文院叅校李冀為弘文館典翰李世璋為議政府舍人閔箕
為檢詳李樞為司憲府持平知製教白仁英為弘文館校理以錦
山郡守金彥琚為司憲府掌令順天府使沈通源為弘文館副應
教通川郡守尹仁恕為副修撰

史臣曰一時名士竄殺殆盡朝廷空虛故於是以此人等除是
職所謂龍亡虎逝舞鱗鱗而嗥狐狸者乎

戊午 上御朝講講小學同知經筵事尹光漢曰許衡言信之
如神明敬之如父母云古之賢者如此言之者以其始必著功
然後終乃得成也三代以後為儒者徒事於詞章末技而已不
知正學故人心不古治道不出須自 上誠心為學使下人自
然觀感皆事於學然為學之要不可耳聞之而已必自體認為
之終當漸入於至善之地也又曰高如老佛卑如管商此皆異
端也吾道如精金義玉須從正路直入然後不為他岐所惑程
子論天德王道只在謹獨此書言立教明倫敬身與夫嘉言善
行初亦不出於謹獨之外也著功須實然後施之於事亦無不
實不然高必墮於空虛卑必流於功利故學必自少時汲汲為
著實工夫侍講官南應龍曰人君之學至於治國平天下其功
初不外於小學大學者只推其小學之成功而已此書須自幼
時體念讀之然後至於邪正治亂皆得以分辨大抵人君之

於學必自少時而勉之不然終必流入於他道求之歷代滔滔皆是宋哲宗幼年即位范祖禹曰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此言為學之汲汲不可少緩也講畢應龍進曰來月初六日自上將親祭 景思殿近日日氣漸寒不可犯冒舉動聖體幼弱當此時保養為大館中欲將此意啓之矣而今適有經筵故臣啓之近日朝廷之意以為祭祀國之大事也而自上誠孝所費必欲親行如此美意下人當勸之矣但今 聖體幼弱犯寒舉動恐有所傷為此未安僉願勿行 上答曰啓于慈殿為之○大司憲崔輔漢啓曰知經筵須以博學有才望者撰差而小臣素無學識不合重任至為未安請速傳曰卿若不堪誰能為之勿辭

史臣曰輔漢以庸劣鄙夫當在 中宗朝位至二品而至於中宗禮陟之日大臣以輔漢為守陵官此臣子所當感慙竭誠之地而托以多病公然退避其時臺諫殫論斥逐不容於士論含憤在外及聞 仁廟昇遐即以單騎馳到城中與李

芑等陰相結約以圖兌計遂復其位至忝經幄時事可見時
將入經筵會坐閣門之外曰今之在於清籍者可以不次陞
秩仕宦何難欲以增秩誘試人心其情立見可謂小人之愚
者也

○傳于政院曰弘文館以為保養為大日寒不可親祭于
殿云月氣暑和則廢之未安當臨時量處○命招宗宰二品以
上兩司弘文館全數 上命內官及承旨崔漢等賜酒勸肉于
勤政殿庭史官等亦皆入祭

史臣曰親王子無一人來祭者知為勸肉或有至而還去承
旨宋世珩來仕在院稱病徑出蓋世珩自 中宗喪厝方喪

也

練祭後以病食內

是日仁鏡等舉筋膏肉若有不忍色然然用巨

觥成禮無異平昔座中無不醺然有醉色嘗聞去春 仁廟
之勸肉也臺諫不欲其成禮論啓終日而今寂無一人異同
者豈其時臣僚今不在座歟亦可以觀世變也

○憲府啓曰傳命人等推鞠之事大關 宗社不可掩置雖有差

違之端下獄推之則自然歸一請速推問以快物情諫院亦啓
傳命入推鞫事答曰傳命入若有可疑之端豈待臺諫累啓然
後推之自內推問內人則與政院之間於內官者同矣二十九
日 仁宗不省人事安有手書以示哉是非間必傷人然後可
以歸一知其不實安忍推之以故不允○大司憲崔輔漢大司諫
羅世績司諫丁應斗執義慶渾掌令李英賢持平成世章李樞
獻納沈逢源正言李元祿柳昌門啓曰昨日大臣啓請從權
自 上不許事不可得已羣情憂悶請速從權啓子 大王 大
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啓于 慈殿曰自 上以為卒哭後

而命臣等開素 上不開素而臣等開素至為未安先王制禮

卒哭後例為開素况今非如常時自 上殿摠攬萬機請速依禮

文而調保焉答曰喪事重疊 中宗小祥亦不遠故子以不忍

之情不敢從也古者七十以上老臣則雖在卒哭前當有勸肉

之例今者卒哭已過而以子之故宰相等皆不食肉至為未安

故不得已為朝廷勉從也答兩 司同又傳曰中殿則子將以朝廷之

意開喻開素 王大妃殿則令其殿承傳色啓之可也即改于

王大妃殿曰卒哭已過請速從禮文答曰啓意知道但 中宗

小祥迫近不從也又啓曰 上殿既為朝廷而勉從大抵先王

制禮率哭後用肉例也自 王大妃殿固當先用而勸之於

上殿况 上殿既已用之乎諸侯之喪與凡人不同請勉從

答曰依啓勉從是日朝廷為勸肉會也勉從之教 ○夜一更有

黑氣二道自乾方指坤方長各一匹許

已未 上御晝講○傳于政院曰宣慰使閔荃書狀給船五

隻猶為不足云堅封卜物留待後來人授送事遣史官議于二

公處可也○戶曹啓曰京畿黃海平安等道田稅 仁宗既命

減之以國恤及天使但昨日 議政府年分等第時議之今年

國用不足減三道田稅未便只准田稅之數蠲減其往年常平

倉穀之散而未糴者今年田稅則勿減捧之何如傳曰啓意亦當

但此三道民生之困莫甚於此時仁宗豈偶計而減之民意以為

既減而今遽復納則涉於欺民民間必將騷擾矣今仍蠲減可

也○憲府啓傳命人推鞫事諫院亦啓不允

十一月庚申朔憲府啓傳命人推鞫事諫院亦啓之不允○領

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禮曹判書尹溉參判洪暹議啓曰前

者國王使臣以對馬島往來之船載輸而今則對馬見絕於我

國故當初使臣等東安堂請給迎逢船許以二隻當其時不復加

請欲久留浦所多得糧物至為巧詐今又加請若不聽則勢必

更請往復之際久留邊境不無其弊請從自願加給船隻一時

輸送為當答曰如啓宣慰使慶斯速下諭尹仁鏡李苞仍與戶

曹判書沈連源同議以一年支用及今年所出數十一年支用米

二百八石太十八萬三千六百六十五石今年用稅所出則米

十萬八千九百五十四石太十五萬一千四百六十四石

啓曰今年所出不足於一年支用米一萬七千二百五十四石

不足仁宗雖以京畿黃海平安三道困弊尤甚特命蠲減田稅

然非仁宗自為之也其時臺諫不計其所出與支用數而啓

請蠲減故有是命耳若往年還上則可量減而今年田稅不可

蠲減請於京畿京還上准今年田稅蠲減平安道往年還上准

今年田稅蠲減黃海道亦減除諸貢物則雖不蠲減田稅民受
 其賜則一也答曰如啓為之但京畿平安等道准今年田稅蠲
 減則以一年乎二年乎磨鍊以啓戶曹啓曰前日京畿黃海平
 安道散在民間常平倉穀數蠲減事已教之矣京畿則開城府
 加平喬桐等官無受食常平倉穀者何以為之平安道列郡
 不在天使往來之路者不預勞役不須蠲減也傳曰國用不足
 則田稅不可減故除往年散在常平倉穀今若如此則民人均
 勞而蒙惠不同若無往年常平倉穀者可以量減其稅若國用
 不足以貢物代減焉須使三道困弊民生均蒙實惠可也○仁
 鏡苞又與造成都監提調等韓士龍
慎居寬議啓曰東宮災後時未造
 成材木今已經二三年將至腐朽考其年運則來丙午年甚吉
 而其後自丁未至癸丑六年皆不吉臣等以為今此材木蓋
 難備矣若腐朽不可用則後將改備民弊可勝言哉且難得如
 此材木請於明年造成何如但昌德宮昌慶宮並有魂殿不
 可移御門以為之取稟答曰昔 成宗大王御昌慶宮造成昌

德宮有時役人出後親臨觀之雖不移御明年造成可也

辛酉憲府啓傳命人推鞠事諫院又啓之不久憲府又啓上

體幼弱血氣未盛今年且經大疫元氣未蘇當此冬節豈宜冒

夙夜勞聖體乎請停親祭答曰予於大行王大事一未行

禮故欲為別祭於中宗練祭前大臣既已啓之臺官亦如是

啓之故停之矣○未時虹見東方兩電

壬戌傳曰罪人奴婢田畝令功臣等自擇然後分給各司矣但

時未知多少未得區處耳後日更考今下公事施行京畿監司

分給罪人奴婢田畝等處請○傳于政院曰中宗小祥臨迫祥小

乃今十日明日晝講後經筵勿為取稟○檢詳閔箕以三公意啓

曰凡隆寒盛暑則例停經筵况今主上年幼冬節已深今已

十一月矣請停經筵且濟州漂來唐人等有能解瀝青者通事

雖曰傳習大綱然既傳而又傳於他人則恐不得精也又言瀝

青並入桐油云而桐油適在左相李苞之家請令傳習何如唐

人亦有能解銃筒者通事亦傳習大綱然非箭矢也乃鐵丸也

請令該司匠人等傳習且能解此等事唐人當於最後運入送

唐人分三運入送

其間俾畢傳習何如

傳曰經筵事明日晝講後停

之瀝青銃筒等事如啓但下人等傳習之際視為餘事不能盡

心為之其中能不能論賞罰則庶乎其可矣○政院以遼東大

人求請單子

粘連禮官公事

啓曰禮曹備送事已為磨鍊矣但前此未

有如此煩請者硯面箭竹古有求索如此之請前所未見今若

送之後必難支且大狼皮非我國所產雖天使之請亦難盡從

况此大人乎彼等見天使持去之物而然也傳曰大狼皮果非

土產若以無有如鏡面紙亦功重不可從也其他雖曰多種皆

當減數而送之我國之使頻數往來如此人情之物不可不送

也○諫院啓傳命人推鞫事不允

癸亥

上御晝講同知經筵事沈連源曰小學雖曰童蒙之書

自洒掃應對以至修齊治平此其根本也勿以小學為忽而體

念焉温故而習之若有義理可碍處下問而論難則未盡者皆

通而無餘蘊奧心地又從而開明矣所謂講而習之於幼稚之

時者人於少時心志不入於他歧而習與性可化而成之者也
深究而體念則不趨於他歧直入於善矣此小學之所以為大
也侍讀官白仁英曰所謂古今異宜者不然時有古今心無古
今本體之性豈有異哉一端道理萬古如一有為者若是豈有
古今之殊乎後世以古今為異故終不見至治連源曰斯言至
當後世學者與帝王不欲行古事則必曰古今異宜此古今通
患也人心道理古今同然乃曰古今異宜皆退托之辭也仁英
曰所謂秦火焚之者始皇欲愚天下之民盡焚詩書然享國不
長二世而亡古今天下焉有不事學問而久長哉說經任輔臣
曰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者皆謙辭也古昔聖賢不以聖
賢自處故其辭如此書豈但有補於萬一實有功於萬世故
朱子自謙如此吳氏以自謙明之仁英曰謙辭者聖人不謂自
聖而遜之非但聖賢帝王亦當如是若自聖自用則事且非矣
當體念而觀省焉連源曰體法聖賢宏其度量忠厚寬仁以其
根本也本根既立則節目自然不差先治大綱則枝葉亦順矣

甲子諫院啓曰院相之仕大臣已啓罷矣然成廟朝初年院相入直殆過十朔仕而不直又至一年此後或間日而仕此祖宗朝故事其慮遠矣今不可全廢若為大臣老病不堪逐日常仕直宿則雖使間日而仕亦不失設院相之遺意請命復院相之仕荅曰院相之罷予亦無所依賴但李彥迪鄭順朋皆有病洪彥弼尹仁鏡李苞亦年過七十冒寒出入恐或生病故如啓罷之矣今來啓之其意固當今日暮矣明當命招院相等議之後發落

乙丑領府事洪彥弼領相尹仁鏡左相李苞以命牌會于賓廳啓曰臣等以院相多有事故啓罷而今見諫院之啓其意固當請間日而仕荅曰專罷院相予心無所依賴但老臣冒寒出入恐或生病故罷矣言官如彼啓之大臣亦云間日來仕予甚有恃若有事之時直晝夜如其平時間日晝仕慈殿仍傳曰拜陵與親祭魂殿古有其例去秋予欲拜陵以國喪未果也近以凍寒准未能拜陵魂殿之祭主上以朝廷之啓而止之

予則近欲親祭彥弼等回啓曰考前例以啓即書 貞熹王后

親幸 光陵時臺官啓止之辭及不允之辭啓之臣等詳考古

例親祭非禮文所載雖設於哀懇之情然亦非正禮况拜陵尤

其非禮今又日寒決不可舉動無已則俟春和為便答曰予以

無盡之情不計冬節雖不能拜陵欲祭于 景思殿大臣以日

寒止之姑待開春祭于 景思殿過天使後欲拜陵

丙寅政院啓曰昨日禮曹練祭取稟時親行事傳教前者別祭

大臣臺官皆啓以為祭禮雖大保攝 聖躬尤大故停之練祭

在冬至後日氣必寒而別祭則無時刻隨時為之練祭則有定

時刻犯早夜尤為不宜大臣等啓停別祭者並止練祭也 上

體幼弱今年再經大疫保養 聖體尤重請勿親行禮曹取稟

若非欲其親行也例則然矣傳曰別祭一不親行至為未安大

臣請止不能如意練祭則初欲親行政院如此啓之攝行可也

○錦山郡守林億齡身病呈辭命調理上來

史臣曰億齡乃百齡之兄也先是百齡欲害柳灌等以其謀

告之請與同事億齡強止不聽遂棄官還鄉百齡追送漢江
億齡作詩贈之曰好在漢江水安流不起波為人疎宕不羈
且不好榮利雖有麤雜之事不與其弟同惡相濟快然遠去
稱病不來比於其弟不可同年而語矣

丁卯以全羅兵使

金公

書狀下于政院曰觀此書狀頗為詳盡

若倭人交進唐人傳習銃筒而能盡其妙則誠非細故今日傳
習於唐人放砲後言于兵曹使兵水使處備細知之盡力傳習
○軍器寺提調啓曰今日唐人處傳習火砲放于慕華館別無
猛烈之氣立標四十步而放之皆不中我國之砲一中防楯而
還退唐人等云中原用杉木灰故迅烈而此以柳木灰故不至
猛考云且其器械鈍甚不如我國之砲傳曰知道○政院以三
都監殞毀山陵國葬都監賞格磨鍊單子啓曰何以為之傳曰諸色匠人
依中宮朝例賞之都監郎廳差使負等准職者親受一加未
准職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其餘以馬匹賜給有差
戊辰承旨史官議政府六曹東西班二品以上問安于四殿

命賜酒冬至也

己巳戶曹啓曰近來平荒國用虛竭節用最急無乃有裁減者

乎仍以一年進用米酒元數入啓傳曰啓意知道命減進用之

數大殿水刺間進排糶米春秋各藏四十石內需司中亦各

大殿三日各減五瓶往來○諫院啓曰三都監郎廳雖有微勞

爵賞之典固重不可輕授况堂上及嘉善重加乎人君之重爵

命所以尊朝廷也若以一時息典濫授重加至於如此之多則

恐爵命不重而朝廷不尊也李弘幹李燮崔沆金光軫安璋李

希孫親授之加請收成命執事賞加亦多猥濫其中不緊執事

加請並收成命報功之典及其父母妻子宜矣但堂上加固為

至重而嘉善以上朝廷既以宰相待之不可以父子之蔭例授

祿但爵命不重事體亦甚未便鄭百朋以養子璜之之洪暹以其

洞之功丁應斗以其父王身李元祐以其父苞之韓承權以其

嘉義正憲嘉義通政之加請還收成命○憲府啓曰爵命人

主所以殫世之具一有濫施則朝廷不尊名器不重將不免續

貂之譏矣今者都監郎廳李弘幹李燮崔沆雖有微勞皆臣子職分之當為豈必例授堂上重加乎差使真金光軫安瑋少無功勞並授重加至為未便况資窮未准職者例皆只令陞職而府使李希孫獨陞堂上物情尤為驚恠請並還收成命各兩司曰皆有前例不允○傳于政院曰自明日至十七日不緊公司勿為入啓十五日祥故也且大棺不著衣之事甚關重何至今未畢推之問于刑曹○吏曹判書林百齡啓曰典籍缺員至於六七不得已四館別薦事大臣亦已議矣且各司正及成均館六曹郎官多闕在京之員少請以外任相當人注擬何如臺諫侍從有缺則尤不可不以外官參注此意並取稟傳曰如啓百齡又啓曰薦舉科前雖奪之守令主簿引儀等官仍任者有之大臣之議以為科則雖奪可用者用之事已捧承傳可以勿適云此意敢稟傳曰知道○以張彥良為戶曹參判河原君宋麒壽為京畿觀察使白仁英為司諫院司諫李首慶為弘文館

校理○夜月暈

庚午刑曹啓曰大棺脫衣之事問諸內官金重宗則曰吾傍有
內官數三環立但見匠人朴命同持紅索授別監等結大棺而
已與在傍內官等俯伏哭泣後不見大棺衣云本曹近因冬至
大祭致齋連日不坐未能畢推以啓傳曰此必有所以然者匠
人及別監等囚禁其餘人放送○諫院啓三都監郎廳差使負
賞加功臣蔭通政以上加還收成命憲府啓都監郎廳及差使
負賞加還收成命答曰三都監郎廳諸執事加皆前例差使
負等一年之內再監重役豈無功勞 仁宗朝亦為之決不可
改之功臣蔭加亦有舊規嘗與大臣議定決不可改之

辛未遣同知中樞府事南世健僉知中樞府事尹溪如稟師謝

恩兼奏聞進賀

以聖節使李穡等賜一品
宴又刷還我國票流入等也

○傳于政院曰全

次赴京時當冬節也毛衣給送今後凡冬節行次取稟又傳曰別
行次前例相考有書狀官給毛衣之例則給之雖無其例耳掩
則給送○檢詳閔箕以三公意啓曰各司官負有所掌之失則
治罪當矣今者司宰監官主簿南應老先罷後推事成命已下矣然

推之則其罪自見自今以後請勿先罷覈其罪然後罷之何如
傳曰啓意亦當但近來各司頑風成習不謹職事頃無紀綱今以
司宰監官不可不懲雖推之而至於公罪不可不罷故先罷之
矣 憲府啓三都監郎廳差使負賞加功臣蔭通政以上加還
收成命諫院亦啓之答曰李希孫如未准職依啓政正而以資
窮未准職之例論賞可也餘不允

壬申義州牧使金伯醇書狀入啓告計請諭使 先來通事高彥

賜祭正使司禮監太監劉遠行人司行人蕭一鶚十一月十
五日間起程封王 正使內官監太監聶寶副使太監郭鑿同月十

二十日間 傳于院相李芑曰天使出來遲速未可知也若速
起程云云

焉則諸事措置無致墜闕芭回啓曰山臺諸事當汲汲為之且
接伴之任當於今日內可以議定請招大臣同議○右叅贊申

光漢啓曰天使來期不遠故小臣敢啓始者小臣自知不堪辭
此大提學者屢矣竟未蒙允龜勉就職小臣前為遠接使未經

一年今若又為之非徒事體未便中朝之人必於皇華集中指
點小臣之名將以為東國無人焉且臣年過六十氣力衰耗往

點小臣之名將以為東國無人焉且臣年過六十氣力衰耗往

在夏月以單衣尚艱於行禮矧今冬日重著衣服至於禮貌亦何堪行請命勿差遠接使且皇華集及法帖印本不多情依前例多印以備天使之求傳曰啓意知道皇華集如啓印之仍傳于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曰光漢前駐大提學而予不允故就職今年已老矣夏月行禮亦恐顛仆况今衣重乎且名在皇華集曾未一年則中朝必以為東方文士少矣乃於他人得可者定之皇華集亦令多印以俟仁鏡等回啓曰光漢未經一年又作遠接使與臣等亦嘗言其未便仍以林百齡鄭士龍為館伴閔齊仁洪暹為遠接使書啓荅曰知道仁鏡等又啓曰左贊成李彥迪以病卜仕而國有大事右贊成請速差出荅曰如啓仁鏡等啓曰林百齡在天官用人得宜不可遽也然位當贊成不得已適之則有崔輔漢可任銓衡而丁玉亨次之且在前天使之來鰲山綵棚始以國喪停之後有議論山基之設也禮不可計私喪而且恐詔使有意宋麟壽為大憲啓之故復設而迎詔前來頭目今亦必多來不得已今復以小禮設之為當荅曰以百齡為贊成輔

漢為判書如啓山臺亦如啓○憲府啓三都監郎廳差使負賞
加還收成命事諫院啓三都監郎廳及差使負賞加還收成命
事不允

癸酉告計請謚使宋璠行次先來通事高彥以持書狀云 大

行王賜謚曰榮靖寵煒光大且以聞見事件八啓中朝

司主事務致呈於禮科抄山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劉廷謙謹
題為填簡使臣以尊國體以懷遠邦事照得嘉靖二十四年八

月初一日親兄國王薨逝差陪臣吏曹判書宋璠等赴京告計

請論彩啓起關馳驛護送等因到臣竊惟帝王之御外懷遠曰

仁與義而已示之以仁則彼知天覆地載之恩示之以義則彼

知天命之臣焉是故擇之不可不慎也仰惟皇上帝上懲中建極普

將命之臣焉是故擇之不可不慎也仰惟皇上帝上懲中建極普

謝進賀恪恭祇服義至明也皇上俯鑒其忱允隆頒錫品物

駢繁儀文豐縟厚往薄來仁至渥也但遣使賜祭加爵前此

之道也我臣聞諸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若命可謂士矣宗族

有孝鄉黨稱弟者尚居其次則知使命不辱惟士為能曾謂太

監以諸臣果文足以當其任乎今茲使臣之選必其守足以正已慎
足以應功文足以當其任乎今茲使臣之選必其守足以正已慎
選中官顧多若人乎如使中官信才且賢律之以正論亦非所
以先重君命鎮服遠人也兄未必才且賢乎苟未必才且賢也
則斂削以賊仁貪珠以拂義操守不固囊箱之度不閑辭翰不修患
得患失無所不至也以此詔諭守方囊箱之度不閑辭翰不修患

姑未暇論其如國體何我臣儘叨巡歷遼東耳聞目擊前此
差太監足戒前車汝朝鮮有一接太監數手窮困之謠且朝
未踰旬月連報計音小國臣民嫫嫫哀疾財力殫屈甚矣雖越
居海嶠自皇慰之視之固皆赤子也寧忍其愁苦懼而不為
之報所通者皇慰之視之固皆赤子也寧忍其愁苦懼而不為
禁其素擾是特將命藩封者耳皇上明見萬里必戒必慎則
也臣愚妄憶朝鮮論祭封爵之遺若用近臣則翰林六科舉侍
從近臣也往年琉球各國之差率多用太監為正使行人司
人魚副使朝鮮較之他國頗識禮義略通詞翰則於使臣尤
慎選以充如朝臣所謂操守才學可觀者用以肅將論命宣
問而弘溥其仁則天不違咫尺彼益隕越不勝天澤遠暨
海隅彼益懼行無地所以專中國之體而服遠人之心者一舉
得矣伏望使朝鮮推舉翰林院六科行人司人等項如達
謬今後奉使朝鮮推舉翰林院六科行人司人等項如達
用仍限缺事出郭不許遷延遊宴及多帶私入私杠等項如達
聽巡按御史查究治庶宿弊可釐而於皇上正大光明之
治亦或少得於萬一也臣冒瀆聖聰無任祈懇待罪之至緣
係慎使臣以尊國體以懷遠邦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奉
聖旨該部知道

甲戌行練祭于景思殿中宗小祥也上不祭

日寒啓請勿行思政殿中設位焚香設哭位于月廊上行哭臨

禮北向四拜少退不顯閣去首經負版辟領表諸命內官燒復位

四拜後入內○禮曹參判洪暹啓日詔使之來接伴江上其任

最重不但禮貌之難於得中設有疑難問詰往復難處之事苟
非練達朝典料事周遍者無以臨機酬酢尊國體而得彼之歡
是以自 祖宗朝慎選接伴宰相必擇秩高有名望諳熟善料
事者授之况太監等性多躁怒不顧事體應接少不如意輒發
驕怒尤難得其歡心如臣素無才識料事短淺容貌寢弱無威
儀可觀授此重任實是慮外萬一接遇之際有所失誤則便生
華使輕侮我國之心而虧損國體可悔者豈不少哉請改授他
可當宰相今日非啓辭之日但事急不可緩故啓之傳曰卿若
不堪此任大臣何以議定今見卿所啓之辭必無誤事勿辭遲
再啓曰如此啓之者非苟為自便計也若有天誤於華使則恐貽
國家之羞矣傳曰卿豈不堪勿辭

乙亥兵曹判書閔齊仁啓曰小臣庸劣素無經學不能製作又
有眼暗之病廢棄文墨于今十餘年矣天使若喜為文詞者出
來則以臣淺薄誠無以和答我國以海外小邦其得見稱中朝
者只以粗知文翰禮義而已今以一國之重任不擇人之賢否

使如臣鴛劣者當之臣恐中朝謂我國無人而國體亦大有虧

損也請更擇有才望者以尊國體傳曰卿若不合此任大臣何

以議差之乎齊仁以從事官二人書啓寧越郡守朴忠元傳曰

知道朴忠元處下書令速上來○禮曹啓曰國喪三年內凡干

吉禮不得已有舉行事宗廟以七間之制並右翼室為八室

而中宗大王祔廟無空室祧遷之室與夫世數預先廣議以

定何如大王大妃王大妃上尊號事考睿宗朝前例則

世祖大王卒哭後即上大王大妃尊號而小祥後備儀物加

上云今則何以為之中宮位號已正而冊封之禮未行考

成宗朝前例則世祖大王大祥睿宗大王小祥後行恭

惠王后冊封禮云今亦何以為之仁宗大王即位明年別試

未及舉行仁宗昇遐今不可追舉今上即位明年別試

來春當舉丙午年式年與重試則退行於來秋為當傳曰宗

廟事當與朝廷廣議兩大妃尊號依睿宗朝例中宮冊

封禮依成宗朝例別試式年重試事如啓○國葬都監提調

林百齡丁王亨申瑛啓曰大棺衣不著之事自刑曹問於
殿都監則答云設引時事皆國葬都監所知也國葬都監監掌
書負請推矣其時臣等以提調並入殿內不能詳察惶恐待罪
傳曰其時次知內官諸執事下人等親近入侍提調遠立而不
親視固所不知勿待罪院相李芑啓曰棺衣不著事都監堂上
等待罪矣其時小臣以總護使入內目覩則著襦衾於梓宮
其上著棺衣想必有棺衣則難於執索故脫而不著矣此非他
人所掌但有扶策別監與內官而已然而恐被重罪互相推托
刑曹莫適所指難於得情其時紛擾內官等亦不知某之所為
故敢啓答曰啓意詳知矣但非難明之事而久不得情又於不
小之事但推內官別監等予甚未便必有該掌者而皆曰不知
若因此棄之則不無後弊與後議予欲期於得情分輕重罪之
也芑回啓曰上教至當但其節次非難知之事撤遣奠後謚
冊奉安等官繼入其次出銘旌其次昇梓宮官繼入其時臣
亦親見但有內官別監等未見他官其節次然也此必著素錦

緒時脫而不著明矣此臣不能詳察之罪也非他官所知其次
知專掌者實別監與內官也答曰卿摠執其事下人多被推鞠
卿必未安而啓之如此也卿雖摠執小小之事不可盡知此實
下人之失咎不在卿今聞梓宮東以紅索必於此時脫而不
著矣其脫其束必有其人隱不直言故欲得其情也殿終觀其
推辭則其罪之輕重自分矣芑回啓曰上教允當○諫院啓
三都監郎廳差使負賞加改正事憲府啓差使負賞加改正事
並不允

丙子諫院啓三都監郎廳差使負賞加改正事憲府啓賞使負
賞加改正事不允○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啓曰天使之
來已有日期謝恩使可以預定以三公差送古例皆然但臣芑
年既七十鄭順朋有病不能出入假令差復必不能遠行職次
相當者有林百齡焉此本三公之任兩代差從一品似為未穩
陞加差送為當答曰如啓又啓曰太監之來原其本心只在徵
索當時議者或云天使之求不必盡從此言未便今聞聖節

使李瀼等之行中朝錫宴云是必前度太監褒美我國乃謂禮
義之邦而然也我國禁銀之法雖嚴徃來行次孰不賣去上國
盡知其狀前天使亦以所贈白苧布潛換銀兩而去云雖一切
諱之必不我信也臣等之意以為優造銀器以備贈給之資為
當工曹今雖無儲亦可質買而造器贈之白苧布一匹之價准
於中國則不過銀二錢云而我國以官木十匹償苧布一匹之
直若以此質銀造器贈之則國費不至於甚而猶可得彼之歡
心以白苧布一匹之價質銀則可得五兩而少不下三四兩矣
答曰啓意至當但潛賣銀兩國禁甚嚴而奸徒犯之且與前天
使潛換於中路者適因有赦免罪於其時矣今若欲得天使之
歡心優給銀器設令 皇朝聞其多產又從而徵貢則大非保
全之計也近者倭使持賣故頗似裕足今若國家公然優贈則
奸細之徒必將憑籍效慕無所忌憚得無有後弊乎仁鏡等回
啓曰銀器非謂多數贈給欲預備之意也 皇帝若徵貢則雖
乏絕於我國豈敢拒之然上國用銀甚賤至於民間無不興販

固無徵求之理若不徵索不當自為貢獻我國多有產銀之地

江原道天川淮 若與民共之許令輸稅採用猶可足用矣若以

白苧布換造銀器以贈之必得彼等歡心而國之所費亦不甚

鉅云爾赫謂多數贈之也答曰便備銀器贈給華使事如啓採

銀事古豈偶然計而不為乎姑徐為之

史臣曰嗚呼大臣之言固如是乎我國金銀之貢前者多方

奏請于中朝僅免而法禁尚嚴矣今者欲悅天使請造銀器

贈之悅則悅矣不計無窮之患經行姑息之策無識甚矣

○禮曹啓曰迎接天使時御鴉青衮龍袍事傳教矣然詳考五

禮儀註未受誥命時則衮龍袍乃圓領袍也此可問於尚衣

院知其有無亦可隨時造而用之已受誥命則當御衮龍袍然

上國所賜之袍其長短適體與否未可期也預備亦當且冬月

已深一不兩雪中原則例有祈雪之禮故中宗朝亦值如此

之時將欲祈之適有事不果今請祈雪何如傳曰圓領袍衮龍

袍等事與成宗朝例似異詳考古例為之祈雪事如啓○忠

清道公刑燕岐扶餘雷動石城地震

丁丑功臣都監堂上

鄭順朋李芒林口齡許磁

啓曰原從功臣前日隨駕

王大

大祀自昌慶宮移御景福宮
三上自潛邸入承大統時人

貞及侍衛將士禁軍等既已參

錄矣六曹堂上及宰臣二品以上臺諫侍從人貞亦請並錄金

明胤安世遇亦請錄內侍府抄報內官多至百餘人似為太濫

請令堂上內官更為抄擇然後錄之傳曰所啓六曹等官孰不

奔走於其時依啓錄之明胤世遇則錄諸一等可也內官等當

其時在內庭無不從事除之不可亦宜盡錄○吏曹判書崔輔

漢啓曰小臣遭遇 聖明無功而獲崇勳籍且為風憲重任日

夜憂憫不意擢授銓曹長官朝中宰相可授此任之人亦非不

多而必以如臣愚昧苟授重器人皆指點笑侮請速還收成命

傳曰卿若無物望則自在 先朝豈為擢用乎勿辭再啓傳曰

卿如不能堪任大臣豈敢擬啓 尹仁鏡李芒以輔漢 勿更辭○

諫院啓差使 眞賞加改正事憲府啓差使 眞賞加改正事不允

兵曹判書閔齊仁啓曰天使出來諸將不足固當差出前者

蘇世讓蔡紹權李茂成倫叙用事大臣啓之而自 上命姑停

之矣然茂則當初被論時別無所著之事近亦有叙用之議差

巡將時並注擬事敢稟傳曰 中宗朝此四人重被物論茂雖

無著現之事而皆重被物論之人也不允○傳于崔輔漢曰功

臣在堂下八貞前日只為加資而實職事未及言之若為實職

則直長者當為主簿主簿者當為判官矣如林九齡今政為判

官則後日都目政陞僉正准職直長者亦為主簿可也○以申

擴為光德大夫靈川尉機以其父秀涇林百齡為推誠協翼炳

樂定難衛社功臣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嵩善君崔輔漢為

推誠定難衛社功臣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同知經筵事隋山

君百齡輔漢皆用大臣洪暹為嘉義大夫禮曹參判同知成均

館事金光準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

上洛君柳辰全為弘文館副提學林九齡為推誠協翼定難衛

社功臣長興庫令九齡以功陞崔彥浩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

司僕寺主簿鄭碩為推誠定難衛社功臣司宰監主簿彥浩碩皆自直

長而陞亦以功臣故也崔沆為通政大夫廣州牧使以都監郎李思曾為

訓鍊院都正韓承權為折衝將軍羽林衛將丁應斗為折衝將

軍行忠武衛上護軍李元祐為折衝將軍行義興衛大護軍

戊寅禮曹參判洪暹啓曰報功之典推及父子 上恩罔極但

自嘉善以上人負國家待以宰相一資之陞亦不敢苟且循例

授之其所以惜其資乃所以尊朝廷而勸賢能也人君苟不慎

惜而輕與之則人無所勸而皆有僥覲之心朝廷從此而不尊

臣雖無狀待罪二品之列而秩亞六卿在二品亞卿之官而猶

得蔭加而陞則恐朝廷之不尊而爵其父母妻子之法亦不應

如此用之也况此法非彝典所載在 祖宗朝特出於一時之

恩命二品以上宰相之加想不在此例不但於臣心未安而公

論之不許亦明矣其於待二品以上之體實大有妨恐爵賞不

重自臣身始而賢能之解體也請亟收成命臣之養昨日政陞

嘉義故辭 傳曰宰相之人苟為可用則雖未有功自可陞授况

報功之典固非偶然酬厥勲勞安有古今之異乎遺舉朝言之故傳

教如勿辭○右贊成林百齡啓曰小臣濫蒙天恩冒忝崇品如

臣之庸劣雖當庶職固無可任况在贊成弘化之任決不可堪

而朝廷之上宿德舊臣亦非不多小臣就職惶恐請亟命適且臣

既為館伴而又當赴京館伴之任必終始為之當知其首末若迫於

赴京其於館伴之任恐未得專請並適館伴之任傳曰勿辭館伴

則依啓適之○政院啓曰自上迎誥命時御服五禮儀則稱圓

領袍而成宗朝日記則衮龍袍云如是不同該官莫適所從

請議諸大臣以處且中宗祔廟事已曾傳教當廣議朝廷而

近因事故不果議之請命指大臣等議之傳曰今日已晚

明早招二品以上議之○檢詳閔箕以三公尹仁鏡李意啓曰右

贊成林百齡請差院相傳曰如啓○諫院啓差使負賞加改正事

憲府啓差使負賞加改正事不允○禮曹啓曰天使賜祭請於

恩政殿行之故說此思政殿行之之事預為之與定也傳曰如

已卯領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右叅贊申光

漢刑曹判書丁玉亨禮曹判書尹溉兵曹判書閔齊仁戶曹判
書沈連源工曹判書任權漢城府判尹尹思翼吏曹判書崔輔
漢吏曹察判慎居寬禮曹察判洪暹兵曹察判申瑛左尹李清
刑曹察判權應昌工曹察判鄭惟善議啓曰 大王大妃上尊
號事 中宗小祥已過天使回程後為之當矣 王大妃上尊
號及 中宮冊封事 仁宗小祥後為之亦當冠服事 成
宗未受誥命御鴉青袞龍袍翼善冠依 成宗朝舊例迎詔
時以鴉青袞龍袍御之為當宗 廟加造室事衆意已定然
中宗三年尚遠且國事繁多天使回程後更議定之東宮造成事
來丙午年吉年云故自 上不計拘忌命遽造成非但持御此宮
國事紛擾 中宗喪三年內勿為土木之役亦為至當丁未年
雖不如丙午年之吉亦次吉年也三年之後 魂殿已撤移御
昌德宮造成甚便其所鳩材木亦不甚腐朽矣 主上胎室奉
審事至當矣今方多事天使回程後奉審亦當答曰皆如啓○
諫院啓差使負賞加改正事憲府啓差使負賞加改正事答兩

司曰加資則改正依前例論賞各賜熟○戶曹啓曰 仁宗朝

傳教京畿黃海平安江原等道各蠲減五年之租而赴四天使出

未故有是命困奉 山陵赴役軍抄出之後又減一年之租所受之租

有多寡之異計數復戶開城府無常平倉則亦復戶何如傳曰如

啓

庚辰大司憲金光準啓曰臣素有痼疾遇寒輒發適待罪近侍

感冒生病心懷戰慄不得已呈辭蒙恩受由服藥治療證勢稍

減而痰盛喘急胃虛氣餒食飲日減雖有犬馬之誠徒辱名器

不能效職請命適答曰卿當今豈不可為風憲之長乎雖曰有

病詭治則可仕矣勿辭○諫院啓曰忠清道水使韓琦非但衰

病不合邊將貪鄙無狀侵漁軍卒至於造作京家略無忌憚

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職請罷答曰所犯若果的實則罷職何惜

但一時之所聞不可盡信不允累啓依允

辛巳掌隸院判決事洪叙疇以罪人尹任柳確柳仁淑京居奴

婢推刷單子啓曰罪人依律文論之則妻妾姊妹兄弟祖孫皆

給功臣例也傳教只以妻妾分給功臣而姊妹兄弟祖孫皆不
舉論今此罪人亂逆尤重故敢啓傳曰依律姊妹兄弟祖孫分
給功臣可也

壬午下禮曹單子于政院曰即位明年別試不拘圓點多少廣

取人才依己丑年

睿宗即位明年

例為之事議于院相林百齡回啓曰

廣取人才至為美事不計圓點依己丑例為之至當○賜祈雪

祭獻官等熟馬兒馬箭竹等物有差○議政府六曹東西班二

品以上啓曰前日闕庭勸肉時臣等以為自 上未有從權自

下先之至為未安故啓請 慈殿而勉從事傳教臣等亦以為

信焉今聞 慈殿迄未開素臣等憂慮罔涯前於 貞顯王

后喪三年行素當其時春秋鼎盛故也此非如常時 主上幼

冲摠斷萬機在於 上殿勤勞已甚春秋且高固非前時比也

豈可不從權乎當初以未踰 中宗小祥為未安今則小祥已

過不得不爾而 上殿一身大關宗社不可自輕視為尋常自

上至誠勸肉何如又以此 啓于 大王大妃殿 大殿答

曰以大臣所啓之意啓于 上殿上殿答云時未踰小祥之月

何忍從之乎予亦至誠啓之不即從之予又懇啓不已仁鏡等

三啓不允○禮曹啓曰勤政殿庭迎詔時自 上陞殿三上香

後降復位行拜禮近來例事也今 主上幼冲階梯陞降為難

五禮儀註則司香上香藩國儀註則自 上上香云今於問禮

官所賚儀註申請從五禮儀註自 上不為上香事磨鍊且不

為舞蹈事並斟酌以送何如不為舞蹈蓋未安於居哀也答教見明日○已時太白見

於未地

癸未傳于政院曰儀註事使大臣議之詳悉參酌徐為儀註以

送頒詔時不為三舞蹈天使若有問焉答之以喪可也○大臣

等啓曰今 主上幼冲陟降崇階似難請依五禮儀磨鍊儀註

以送何如答曰如啓○政院啓曰凡喪事以情之哀痛言之豈止

三年情雖無窮禮則有限故古之聖人以定中制不可踰越况

人君之喪異於凡人今乃卒哭仁宗卒已過練祭中宗祥亦過

至上幼冲 大王大妃臨政揔攬萬機尤不可行素前於 貞

顯王后三年喪行素其時春秋鼎盛今則春秋已高何能以素
古人云五十非肉不飽禮記云五十不毀上殿雖不至五十
亦非盛年請速從禮文昨日大臣等累啓懇請皆不見臣等今
在近密之地得聞至今尚未開素至為未安故敢啓傳曰昨者
大臣反覆啓之而予非終不欲從之小祥纔過哀痛固極故欲
為斟酌爾政院豈偶然計而啓之如此乎然當從大臣之言云
予非欲拒大臣之言而不從小祥纔過以有呀不忍故終當欲
從之又以此啓于大殿曰慈殿至今不為開素昨者答大
臣之教以為未踰小祥之月而不忍云大抵祖宗朝以來年
哭後則即開素例也未有至於小祥者慈殿春秋已高且決
萬機慈殿一身大關宗社伏願自上以至誠感動請速開
素傳曰昨因大臣之言反覆啓之慈殿答云予當時氣候平
安何忍開素不敢更啓然當從容更啓期於得請○兵曹判書
閔齊仁啓曰小臣自少素不能文而近因眼膜廢捐文墨十餘
年矣如不自諒冒往不已則將必虧損國體所關非輕安有如

此事乎前既啓達未蒙允俞而累啓惶悚不敢而退晝度夜思
終不可堪任臨行啓之尤為惶恐傳曰如不堪任朝廷豈以卿
薦之乎再啓不允仍傳曰袁接使辭免之意言諸大臣可也大
臣等啓曰考前例則天順間朴元亨四度為遂接使鄭士龍姓
名在龔吳皇華集今亦差送無妨答曰如啓○議政府六曹中
樞府漢城府啓于 大王大妃殿曰昨日傳教以為氣候平安
云大抵行素若久則不自覺其疾病之浸入况今 主上幼冲
上殿摠斷萬機勤勞已甚上為 宗社大計下為朝廷憂悶請速
從禮文答曰大臣之言自上豈不欲從乎哀愴之情無窮故未
敢即從今舉朝懇啓如此至為未安勉從禮文又以此啓于
大殿曰昨日 上殿以為氣候平常自 上侍側凡食飲寢宿
若一不謹氣隨不平行素太久元氣自底虛弱病根恐或成也
自 上至誠勸進何如雖非臣等啓之自 上豈偶然計而勸
之乎朝廷憂悶靡有所極敢啓答曰 慈殿寢食便否予豈不
知從容啓之期於得請○副提學柳辰全直提學趙彥秀典翰

李冀應教金天守國應教沈通源校理李首慶副修撰尹仁恕
著作任輔臣正字王希傑啓于 大王大妃殿曰勸進肉膳事

當初朝廷為 宗社大計啓之而得蒙允俞莫不感悅伏聞昨

日下答大臣之意朝野不勝憂悶 慈殿今日之事固非常時

之比所係至重尤不可自輕情雖無窮不可不斷之以大義若

一朝至於羸幾已極則雖始進御恐有所悔終始保攝 聖躬

以安 宗社此實報答 中宗至息之意也請亟抑情以從大

臣之啓答曰前因朝廷啓請從權事傳教而殿後不勝哀愴之

心猶未能忍焉自昨朝廷乃復齊會請之懇焉至為未安故既

以勉從事教之弘文館亦宜知悉○兩司啓于 大王大妃殿

曰今 主上幼冲 上殿臨政萬機之繁聽斷甚勞 中宗大

王小祥已過而肉膳尚不進御大小臣僚莫不憂悶前日大臣

勸進已降勉從之教而實不開素故今者大臣等連日來啓亦

蒙勉從之教矣然臣等竊恐外有勉從之教而實不從權也凡

病非生於一朝必積漸而發 上體雖一時平安胃氣所傷生

病甚易 祖宗朝亦於卒與後從權此為 宗社大計也請速

勉從以副朝廷之望 答曰予云從權而實不進御之言至為當

矣哀愴之情無所不至雖欲從權實不敢也 今朝廷大臣連日

來啓極為未安故勉從禮文此意知悉 ○吏曹啓曰前於七月

初六日即位收藏牒人負無遺還給事傳教而其時大臣僉議

抄其不可給者以啓矣今於歲抄又當書啓就其前日不給之

中亦不無可給者請令大臣更議何如自曹不敢擅便以此敢

啓仍以前日不給類列錄單子入啓遠則李克敦李承健近則沈貞金安老許洽蘇逢之

類著傳曰此非他例收藏牒者大關國家不可給也雖歲末勿

復抄啓 ○刑曹啓曰以大棺衣不著事連緣許多人歸一無據

終始侍衛次知內官金承寶李承豪別監李連同等照律治罪

其餘崔終浩朴命同等則放送何如後答教見

甲申下刑曹單子于政院曰崔終浩及朴命同等勿推云以事

于各人之招見之姓崔官真定在云命同以其呀掌之事竭力

為之可也而專委他人乃以紅紬索授別監貫結 梓宮此人

等不能無罪不可只罪內官及別監若崔終浩抗拒不承則收職牒推考朴命同則加刑如此啓請則自上定其罪目可也刑曹遠稱推之無據乃請勿推放送事甚不當令刑曹更推啓之可也○掌隸院啓曰罪人尹任柳權柳仁淑瑠李德應李輝妻妾兄弟姊妹祖孫依律文分給功臣事已傳教矣待外方刷報一時分給乎緣坐之數五十四口功臣二等分給有差乎抑均分乎敢取稟傳曰以五十四口各給二口功臣二十七員故也

史臣曰隸院之啓甚矣枉殺無辜擊其妻妾欣欣有喜色於汝心安乎

乙酉傳于政院曰林百齡赴京則當授正一品差送今日政下批林九齡二等功臣也前政既以主簿為判官都目政則又當准職為僉正而在直長者亦為主簿事已啓下矣但尹敦仁前以推考未為判官今日政陞叙○命名領中樞府事洪彥弼領議政尹仁鏡右贊成林百齡右參贊申光漢傳曰尹興仁之子瑚娶唐城尉之女為妻尉名彌判決事洪叙壽之子也尚宗大王女癸巳間以朴氏之禍故死

以尹任之孫廢為庶人律則然矣但以先王子孫屬賤不當其廣議以啓彥弼等回啓曰考諸律文則罪人子孫固當屬賤而此非中宗大王正孫乃其外孫女婿也如此大關律文之事非自下擅便請自上處置為當答曰律文所關之事不可低昂而一時廢之似為重難然此非身犯乃緣坐也以中宗大王外孫婿一從律文以至屬賤其於事體至為未安為中宗大王不為屬賤何如彥弼等回啓曰上教至當傳于政院曰以大臣議捧承傳○史曹判書崔輔漢啓曰弘文館南行數少而弘文錄人負之少只以二人注擬矣且今京官之少六曹郎官之缺不得已並以外任之人注擬敢啓傳曰知道以林百齡為輔國崇祿大夫高善府院君尹仁恕為弘文館校理李戡為正字鄭百朋為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

史臣曰初仁恕附金安老得拜弘文正字安老被罪之後常為外官鬱鬱不得志者久仁廟朝為通川郡守見國無儲副將有意於慶原大君乃上疏請封慶原為世弟其時方伯

拒而不上然小尹輩聞之咸以為喜至於明宗之時拔自通川拜弘文修撰陞校理朋付尹元衡大作權勢為耳目於權奸排駁善類殆無寧日小人之姦巧險詖可畏也夫

○夜火星與鉤鈴星相犯

丙戌嵩善府院君林百齡啓曰小臣庸劣在於百執事之列何有絲毫之補哉既以微勞濫授崇政之加日夜惶恐今將以謝恩使赴京特授正一品之加此人臣極數之息命尤為惶悚以不相當之人濫授至此非徒小臣一身之未安自此而往恐名器不重朝廷不尊也常時赴京之臣例皆假銜請以假銜赴京正一品之加請速改正傳曰卿自然陞職亦當為正一品况左相李年已七十右相順有病必不遠行左右相既如是而謝三公之任為上國特加正一品未為過矣勿辭

丁亥知中樞府事鄭百朋啓曰前者奸臣尹任柳灌柳仁微謀

亂之時臣之同生順朋啓之臣在一家豈不聞知始聞其變臣子之情不勝痛憤即當與順朋同啓矣小臣衰病已久其時尤

劇寸步不能自致未及來啓臣在宰相之列常為惶恐不意以

子之功蔭及小臣特加正憲臣服無子乃以順朋之子曠為後曠功臣也天恩罔極

措身無地小臣今則病間不得不謝息然腰下寒濕淋疾又劇知

事之職雖不緊重在職未安敢啓傳曰頃者危亡之禍迫在朝

夕鄭順朋為國忘身再安宗社國家勲勞無大於此卿雖疾

勢如此勿懷未安而辭之○舍人閔箕以三公意啓曰大棺衣

不著事時方推問而刑曹啓以勿推放送至為非矣然昏夜紛

擾之中未能詳察又無所掌之人而內官別監等恐被重罪不

直納招辭連朴命同初以無情之事當此冬節累次刑訊似乎

過重取稟傳曰啓意知道然自上豈欲深治雖曰無情事涉關

重不可終棄故更推事已教矣○憲府啓曰方今邊備解弛軍

卒亦困邊將之任以此尤重忠清道水使方好義到處不謹累

被重駁不可以少有弓馬之才委此重寄請適荅曰不見

戊子諫院啓曰原從錄功亦重矣今者以二品以上及臺諫侍從

命許參錄全無寸勞之可與而並參錄功之列賞功之典不可

如此猥濫請還收成命令林九齡判官尹敦仁主簿鄭瓚崔彥
浩之功固重矣初既超授褒功之典不為不厚今者隨政陞級
不已過乎前者靖國之功亦為大矣而爵賞不至如此猥濫今亦
不可濫陞請並改正答曰二品以上臺諫侍從等當入承大統之
時孰不勞動此乃已定之事不可改也九齡等各效奔走之勞
樹再安 宗社之功其時蒼黃罔極不舉褒崇之殊典到今思
之其功勞太重官爵反輕故為之陞叙不允

己丑傳于院相洪彥弼曰迎詔時御鴉青袞龍圓領袍事已議
定矣此非平時方在國喪只御段子圓領袍於外而以綿紬為
裏衣何如彥弼回啓曰黑衣非純吉之服也古人酌其吉凶之
禮以定其制當此國喪只於表衣用段子裏衣則純用綿紬事
體得中合於人情天理 上教允當此非考據禮文而言之以
臣臆意揆之亦為當理答曰知道○諫院啓二品以上及臺諫
侍從寮錄原從功臣事及林九齡等陞叙改正事不允
十二月庚寅朔行朔祭于 景思永慕兩殿百官陪祭 上不

親行○遠接使鄭士龍拜辭啓曰前者王獻臣天使見我國遠
接使服素衣行禮宴怒曰汝國私喪何與於我其時多般開諭
竟以素服行禮今來蕭天使以不接我國人觀之則想其為人似乎
固帶偏執若曰素服不合於宴禮則臣處之極難若從天使之
言則固拂於朝廷之定制而不從則天使之怒必至廢宴有損
於國體請議大臣速為下諭且前者頒詔吉日進退無常張奉
天使等以之皆怒今則臣到義州的知其來期書狀以啓迎詔
之日酌定于一俾無進退事亦議諸大臣以處何如傳曰當如
啓議諭○禮曹啓曰天使宴享時自 上換鍾例也然此五禮
儀所無之事而始於乙卯年今則大臣議定欲不為換鍾請於
儀註中不書換鍾之禮何如主上幼冲換鍾之禮甚為勞動故啓稟傳于院相林
百齡曰換鍾之禮其來已久今遽停之則恐或有乖於禮何如
百齡回啓曰五禮儀所無之禮故禮官與大臣議啓儀註中依
啓勿書為當傳曰予意以為因一事姑息之計廢昔日常行之
禮於心未安故議之耳院相以為無妨依啓○諫院啓二品以

上及臺諫侍從叅錄原從功名及林九齡等陞叙改正事不允
○命叙前僉正尹元老前縣監尹緯元老之子元老之姪子
獻納白仁傑前執義宋希奎前掌令李彦忱前持平閔起文前
正言金鸞祥柳希春前檢閱趙璞

辛卯夜南北坤三方如火氣

壬辰以張彥良為河原君尹元衡為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
戶曹叅判瑞原君金明胤為漢城府左尹李清為右尹

甲午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啓曰頒詔時上香事前者臣
等與禮曹議啓而自 上欲為親行事傳教此其禮則當矣然

主上幼冲陞降階陞為難令司香上香事磨鍊為儀註且圓領
袍即袞龍袍而儀註書袞龍則似有未安於章服之意書以圓
領袍 主上未受誥命書殿下亦似未穩書以嗣君為當問禮

官之行在邇儀註當急磨鍊故敢啓且遠接使鄭士龍所啓宴
禮服色事前者王獻臣天使欲用吉服以宴權辭善處仍用素
服今亦有如獻臣者當援古證今反覆開諭俾遵前例矣我國

當喪則服素待華使其來已久今不可改也答曰如啓下諭
乙未行臘享大祭于皇思永慕兩殿上不親行百官會宿
而停陪祭以微雨也○左贊成李彥迪啓曰小臣兼判義禁府
事此非他兼官比也臣素多疾病常時不得勤仕前於罪人郭
寺推鞫時亦或不參近因病重久廢仕進于今數月久曠職事
今雖稍愈迄未蘇復職任緊重勢不堪任請遞傳曰卿近患疾
病久未從仕以未安之意啓之耳然禁府雖似緊重堂上數多
安心調保待差以仕勿辭○傳于政院曰前者大臣以隆寒啓
之故近不御經筵而近日天氣溫和明日欲出書講也

丙申 上御書講

戊戌 上御書講○慈殿傳于政院曰今者日氣暄和 主上

方好學問夜對可也弘文館啓曰前者年哭未過故夜對節目
不為磨鍊今日夜對進講小學乎孝經乎取稟傳曰夕講與夜
對本以孝經定矣政院啓曰常時則經筵堂上官開讀今此夜
堂誰當開讀乎取稟傳曰弘文館官負開讀可也○上御夜對

○日暈夜月暈白雲如氣自北方貫暈長十丈許

已亥以都城內外強盜橫行命推捕盜大將從政院之啓也○

弘文館啓曰前於進講時以弘文館直宿上官開讀例也近日

乃以經筵堂上官開讀請依前規以上官開讀何如傳曰如啓

庚子 上御晝講 大王大妃垂簾坐于房內上坐于簾外

少東而南面大司憲金光準曰近日耳掩制度將改之矣 祖

宗朝耳掩制度體少掩耳今則過高而重不宜於戴且毛皮多

入亦不無弊凡此制度一人為之衆人效之非徒我國為然中

國衣冠制度亦朝更夕變云我國自前不為之事今卒然變之

若又不合而旋即改之則彌令紛紛自 上命大臣廣議磨勘

定為通行之法然後示于中外庶無紛紛之弊且華人則華服

胡人則胡服我國既為外夷則何必強為華服乎 慈殿答曰

梁冠則 中宗朝亦或改之此則可改遵華制耳掩則大臣豈

偶然為之乎大抵如此事大臣與臺諫相為廣議磨鍊定之光

準曰 世宗大王至誠事大而進獻之物則不加毫末慮其有

後弊也 中宗朝使臣之來凡所賑給過於厚重其所賈來之物給價過優國庫傾盡幾不可支後來天使不得已依前待之請命大臣廣收廷議無使天使生怒國儲亦不至傾蕩 慈殿答曰啓言至當非獨有後弊當今亦不能支今來天使固不可依前待之未請之物時未可預知至為可慮使天使不怒國儲不竭豈無其方乎可議而處之 慈殿傳曰近日天變長作有冬雷有日月星變不知何故而致耶國運不幸予以無德之婦人干與國政天變之示恐由是而作也晝夜憂懼向者國事幾誤非卿等盡心周旋則幾不免不測之禍反覆思之至為寒心既除逆賊之後庶幾善為國事夙夜思之未得其道凡事皆恃大臣而已往者柳灌等以易世子之言指斥元老為邪說朝廷皆感從而唱之竟使 宗社幾至危亡追思至此不勝寒心今大臣之所當務唯進君子退小人激濁揚清培養士氣臺諫亦當明其耳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庶使無形之言不得亂人聽也予幼時輒讀小學見善事則思所以行之終以元老之事累

及關係之言反覆思之至為寒心自今而後雖有邪說毋相感也 中宗為國皆以正道少無他心而尹任以陰險之人唱為不道之言朝廷不察而感之故 中宗丁酉年出許垵招辭而示之今以元老之故 兩大王因至大故云反覆思之固知所措今則凡為國事專恃大臣而已且三國時新羅歷年最長者以多有節義之士也 中宗時每嘆不得見節義之士今世無節義之士故向者國事幾至於不測而無一人敢言願大臣等自今崇尚節義不為邪議所惑盡心為國也古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如有孝行卓異者當擢拔褒獎去夏議舉有德行者而今尚無聞豈以國家多事而未遑耶同知經筵事申光漢曰小臣常有萬死之心前者申秀涇來于臣家謂曰柳灌柳仁淑將有謀亂之事臣答曰我亦見其形迹果有不順之事心甚非之然尹任則尚或為之柳灌柳仁淑豈至於此乎蓋戚里之人來于宰相家言朝廷大事而遽信之則於事有不可者以此答之臣且曰任既為武夫其言孰能信之假令有謀亂事吾等當以

空拳擊之吾等在矣何懼之有因叱之以送厥後命召之時家
無騎馬求索於他人而入來以此最晚而入已有惶懼之心其
後累發申救之言而又其罪惡明著常懷萬死之心而不得陳
達此由臣無明識之故也 慈殿傳曰尹任有兇心而深險故
朝廷皆陷於術中誰能識其隱微之心乎一有志士則豈從其
謀乎自有易世子之端則朝廷言之可也上無一毫他心而
以為有如瞽瞍待舜云人皆感之從而唱之終使 宗社幾至
於危亡自今朝廷無為邪說所惑盡心為國大司諫羅世燾曰
近來貪黷之習成風若不矯革則大平之治恐難見也自 上
苟欲崇尚廉恥激濁揚清下豈無奉行者乎士氣亦果不羨頃
者被罪之人皆黨於逆賊以至受罪而不知者以為士林受禍
此亦不當自 上崇尚節義則此弊亦當自正 慈殿答曰所
謂士林以崇尚節義也安有危 宗社而為士林者乎世燾曰
妄難之類如此疑之○傳于院相李芑曰昨日風氣溫和故晝
講事教之而今日寒氣甚酷卿乃冒寒來終予為未安○巳時

太白見於未地夜月暈

辛丑政院啓曰日之左右有氣如日形非如日暈兩珥之比其為天變極矣臣等與史官皆見之至為驚駭凡此天變則觀象監當該官即當來告矣今則非唯不告其於本司亦不來至為頑慢請推傳曰近來天災星變冬雷地震無時無之自上恐懼修省不知以何事致此變也今若有氣果如日形則安有如此之變乎極為未安且凡天變日官即告政院可也使不更事者入直而當該官不在不謹職事甚矣如啓推之○分命內官及史官擲奸于義禁府及典獄○傳于院相尹仁鏡曰近來星變冬雷地震無時無之至為未安固知所措之際今朝政院入啓曰日之兩旁有氣如日形尤為恐懼日之兩珥則時或有之此則非兩珥之比也何以則得盡修省之道乎仁鏡回啓曰小臣在家見日變驚甚入來矣前在中宗朝則或晝或夜凡有天變則觀象監即為入啓而自上觀省今則天變如此日官固聞知不能趁時來啓推考為當近日災變層出疊見而小臣以愚

勞冒處相位曾為辭免未蒙允俞每欲更辭以即位之初而惶
恐不敢也今有災變又如此實由不能調燮之所致也請遼臣
職大抵天之示變所以仁愛人君遇如此之變非徒自上修
德上下皆恐懼修省則庶可弭矣答曰近日災變連綿不絕晝
夜思念固知所措每有未安之心今日日變如此大小臣民孰
不見之日珥則間或有之此極為驚愕大抵災不應生予以累
德受此大位恐不享天心以致此變尤為惶恐天變之生實由
於予何預於相位勿辭然上下同心恐懼修省為當仁鏡回啓
曰日變如此自上恐懼修省之念彌切臣民之福也吏曹參
議安珖能解天文請命牌同議考諸古書何如答曰如啓仍傳
曰今日天變令畫其狀用綵繪成逼真形色入內可也仁鏡以
晉書及文獻通考天文類聚付標入內啓曰日變如此其應不
可須知今考此書雖或言無害也安珖等以為此亦兩珥非日形
而書中有曰珥之黃赤色者
云吉故當以恐懼修省為重應天以實不以虛文以為弭災之方
幸甚答曰知道仍傳曰自古災不虛生上下尤當恐懼修省以

蒼天譴○日暈兩珥色黃白芒角八九尺許色白戴重暈又戴

自左珥白雲如縷抵日暈色如虹大陽無精光日月之在晝兩

不可直視其扶日遠近不差尺寸在南者先減在北者良久而

滅部人相聚而觀之譁然共駭曰三日出矣及聞日官及安珙

以爲此亦珥也人頗不信而且言○下刑獄擲奸單字于政院

曰獄靡頽落虛踈處有之如此冬寒無地排草散囚幾至凍死

云推考其官負如次知不關之類皆即放送

壬寅告訃請謚使宋濂是日啓曰小臣赴京十月二十五日禮

部以謚號榮靖榮順磨勘奏達外司公事則第三日當下內閣

公事則翌日定下云二十六日經自辭堂則其日謚號不下故

不能辭退殊有未安之心二十七日則謚號以榮靖下禮部小

臣即辭堂而退先到山海關千秋使夜半隨至云聞詔冬至使

提督主事曰告訃使行次若徐為辭堂則謚號事我與禮部當

力圖而改之云通事卓允成金驥聽而言之臣尤為未安委任

大事不無失誤之責至為惶恐傳曰知卿啓意似有差誤然下

人往來之言何可盡信勿以為未安

癸卯義州牧使金伯醇以冬至使先來通事之言馳啓曰賜祭天
使本月初一日封王天使初三日起程行人司行人王鶴代蕭
一鴉一鴉病也鶴陝西長安人甲辰年出身年三十性度溫雅
文章勝於張天使承憲濟州漂流人朴孫等十二人冬至使押
來云○巳時太白見於未地

甲辰行望祭于

景思未慕兩殿百官陪祭

上不親行○弘

文館典翰李賞等上劄曰伏以近來天災時變疊現層出冬雷
地震太白晝見至於日者衆陽之宗而近者之變尤可駭恠有
以軫 聖慮勤宵旰憂懼之切屢形於懔惻之旨臣等竊痛焉
大抵災變之作雖不可的指為某應亦必有所以召可不思天
心之仁愛而修省以答之乎昔景公一莠善言熒惑退舍轉災
消譴豈無其道前日御經筵之時 慈殿以進賢退邪激濁揚
清尚節義崇廉恥博孝悌作士氣抑貪風紓民力等事丁寧反
覆懇切下教此實當今之急務應災之必先 聖念及此臣等
予勝感激然此不但講劇於內殿所當伸勅而奉行俾內外咸

知善政善意之所在有所感發而興起格恥而改革上下交修
日慎一日則庶幾消咎徵於未然迺休福於將來矣况今疊遭
大恤人心摧喪誅殛大逆傳聞震懾浮言胥動士心不靖加以
山陵華使之前後士貢民力之困悴豈無一事之可言乎自古
人君即位之初或急於求言或求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良有以
也伏願 殿下哀痛之旨求忠直之言博採衆論以答天譴
至誠惻怛不事文為 宗社幸甚答曰予以幼年受此大位常
懷憂懼今者天之示變至此極為驚愕固知彼為見此劄子所
言至切尤加省念日夜警惕明日當與院相詳議以作求言之
旨庶使窮陬逖壤無不周知也

乙巳下 弘文館劄子于院相李芑曰求言之旨昨日已言于政
院以此意下諭中外芑回啓曰傳教之意至當天之監臨下土
正如明鏡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其變之應不知何如自
上恐懼修省應天以實不以虛文庶可弭災矣常時求言當博
採朝廷公卿大夫之言以為實德之本幸甚今 主上幼冲勉

強學問而當以正心明德為先則洞照是非其於庶政庶事自無不治矣若求用衆言而不行則無益於求言而治道有何裨補乎昔帝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刑于家儀于國終至於平治天下者無非講究論難之功也 中宗大王敬待羣臣無不至矣而然未能博採而用之故其治雖至於小康而不至於大治近來紀綱不振治道不立莫甚於此時自 上觀賈誼治安策則可知矣進君子退小人自 上當辨其邪正能使之進退也若不明辨混淆雜進則在下者雖欲進退不可得也節義之士當世亂可知若今信任忠信之人言無不從則他日當為節義之士矣士氣之培養莫非自上導率而已朝廷之上使之無不盡其兩懷則士氣自然振作矣近年以來非徒儒士不勤學問至於卿大夫亦廢學業專不存心自 上潛心學問躬行而率履之以為振起多士之方則在下者觀感而興起自不能已矣自 上亦當辨於公私義理之間教以守之無辭一念使紀綱政令在於朝廷之上則嘉言罔伏野無遺賢而天災自殄矣皆

成宗大王好學不倦講究論難博採羣言故上行下效而無不
興起矣今遭天變憂念惓惓又下求言之教此實國家生民之
福也小臣獨來議之為難請招院相等示以劄意同議啓之何
如 慈殿答曰所啓之意至當求言之旨令中外各陳所懷而
已若其言可從則從之不合則豈可盡從乎牌招院相同議下
諭可也經筵講學當使 主上無闕讀而但卿等冒寒來參至
為未安故停之耳李芑回啓曰自 上以臣等勞動而停經筵
至為惶恐○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鄭順朋府院
君林百齡左贊成李彥迪同議啓曰近來天變如此自 上遇
災恐懼傳教之意惓惓切至此乃羣臣之所共感激也弘文館
劄子之意及經筵傳教之旨朝廷之上則無不知之而至於閭
巷外方則豈盡知之乎必廣布中外然後使其有以觀感而興
起矣其目則進賢退邪激濁揚清尚節義崇廉耻躬節儉敦孝
悌作士氣抑貪風紓民力等事以此意廣布外方自監司守令
以及於窮村僻巷士庶之人靡不知之豈不觀瞻而感化乎答

曰如啓○憲府啓曰軍資監副正朴忠元素有物論非徒不合
於遠接使從事官以郡守徑適未幾遽陞三品物論皆以為未
便大抵從事官之任不獨取其文墨之技必以有名望者差遣
乃所以重接華使也請從事官適差副正改正華使之來平安
黃海等道各處宴享必有庭排其乾物則已矣至於生物則分
定各官道路隔遠照冰馱載民力甚困况華使之來不能逆料
其到日前期待候糧盡物腐改備之際其價什倍官民俱困前
者華使唐臯史道見庭排之物掩鼻竊笑亟令撤去厥後張奉等
見庭排生物輒以乾物換之其庭排生物徒貽官民之弊請今接
待皆以乾物庭排以除民弊答曰朴忠元雖無物望從事官之
任以有才華而為之也以郡守為三品豈為遽陞乎不允累啓
只適

副庭排生物事院相處當議之傳于院相李苞曰臺諫所啓天
使宴享時庭排生物貽弊不貲何以處之苞回啓曰臺諫之啓
乃欲除弊然此不可一時廢之小臣不能獨斷請與院相等廣
議處之何如答曰依所啓院相處收議可也○諫院上劄曰伏

以天人之際感應之理至微而易著至紳而不可誣然其所以
謹告之者要不外仁愛人君欲其扶持而全安之古之賢君其
於遇災也做戒恐懼省愆反躬而能致轉災為祥變咎為休如
枯祥桑退災感之類是已臣等伏見近日冬雷地震之異已為
驚愕而日變之狀近所未有不知上天示譴之意果由於何事
之失耶當今應災之實臣等雖不可槩言而前日經筵之上伏
聞 上殿辨賢邪崇廉恥敦孝悌作士氣紓民力之教丁寧懇
惻正急時務孰不感動激勵然古人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然
則弭災之道豈但在於言語政令之間而已哉言固不易而行
之尤難 殿下誠能內承面命之旨而外與朝廷大臣講究設
施之道以著躬行之實則天譴可回於冥冥之中而治化可新
於昭昭之際矣皇天降割 二聖繼陟國事方殷民生益困天
命人心去就之幾實關於此此正召公所謂自貽哲命之時也
伏願 殿下留神焉答曰予以否德受此大位日夜恐懼憂念
之際天變如此尤為恐懼今觀劉子之意至切於時恒加留念

焉

丙午春秋館堂上啓曰經筵時以史官一員入參事前既磨鍊
矣今更思之一員入侍則記事之際似有遺漏之弊今後則以
二員入參何如傳曰可○上御書講侍講官李瑩曰人君之學
當以探討沉潛為先雖不日御經筵而九重之內常常勉強留
念則學問之功自就於高明雖日御經筵而不能探討義理於
心上則徒學而無功矣知經筵事丁玉亭曰學問之功非徒口
讀文字之為也當潛究脈膺終始無間則心地開明應物處事
洞然而無疑矣小學之教自胎教始焉聖人之學不過乎蒙養
而已蒙養不端則長益浮靡必至於不善之歸矣參贊官崔演
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蒙幼之時若不養之以正則有浮靡
之習終必惑於異端所謂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楊墨
是也古之人貴於蒙養以正者以此也○領議政尹仁鏡左議
政李苞同議啓曰考之前例庭排生物文官天使則略不顧見
內官天使則令下人乾之而取去云今此天使之來不計生乾

不拘膳錄隨其易備之物代用為當答曰如啓○政院以領經
筵意啓曰考大典則領經筵例以三公為之而中宗朝以正
一品差之請以林百齡差出何如傳曰可○憲府上劄曰伏以
太白地震災異之大而至於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也而邪
氣干之天之所以示警者豈無所由歟非特此也旱澇之災連
串十載至于今年旱暵之極彌月而雨穀不成穗民食殆絕連
遭國變華使繼來役苦而斂重民何以聊生書曰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此變異之尤大者也臣等上惕天災下慮民事竊自憂
懼乃聞經筵進賢退邪激濁揚清尚節義崇廉耻敦孝悌作士
氣抑貪風紓民力之教足以致和氣弭天災而成位育之功者
也聖教一降大小臣民孰不感激然知之則易行之則實難
有教而無實則人不可格天可格耶只在聖上踐履之篤而
不自欺耳上殿所教於為國之道無不該備蔑以加矣勤聖
學明教化嚴宮禁躬節儉整紀綱廣言路恤民隱崇儒術固邊
圉亦新政之急務也此數條中嚴宮禁一事即殿下修齋致

化之所先而勤 聖學乃其本源也所謂學者非指讀書一事也
深居九重無期幽獨嚴恭寅畏如對神明慶事接物務存誠意
無少間斷則 聖德日新萬幾自釐而天災可以消矣古人於
盤盂几杖有銘有戒者欲令此心不懈也 殿下以 上殿所
教書諸座右朕膺勿失則 宗社幸甚答曰劄子之意至當近
年以來災變疊見無時無之日夜恐懼修省之際日變如此尤
為憂念觀此劄意恒加留念焉○上御夜對繼贊官任虎臣曰
人君之學孝悌而已自 上內而盡誠孝於 慈殿外而敬接
先王舊臣終始一心而無他念焉

丁未 上御晝講○禮曹啓曰今知天使來期故推擇別試吉
日以啓且依己丑年規矩事前既下教矣己丑年試取諸事皆
與式年同也但講經與否無籍可考而丁卯年別試則依己丑
年為之而四書抽牲一書三經抽牲一經云今者講經與否何
以為之且大學館專為生員進士設也生員進士不足然後
充之以寄齋今聞東西齋生員進士不過一二人云儒生之不

學官至為未便且天使之來儒生亦當隨班迎詔而空曠者
此誠非細故亦不知何以為之傳曰講經事無可憑考云明日
議諸院相後發落且以圓點之有無為儒生之聚散今至空館
大非美習亦與院相議之○諫院啓曰弘文館南行乃士林之
極選而正字李哉素無物望不合如此重選已越署經請帝
曰如啓賊曾在史局同僚直言漏洩於人用心難測故有是啓
○兩司啓曰後宮鄭氏逆賊瑠妻兄也以其侍婢持凶簡往復事
狀已著於逆賊供辭不可留在闕內請亟命出宮荅曰逆賊
之親非親同生之例不允○下教求言曰一人之聰明有限萬事
之裨闔無常門深九重常患上澤之易壅堂遠千里固知下情之
難通苟不博採而廣詢誰與謀治而共政思古聖王念及治道
或求賢良方正之士或策直言極諫之人必取諸斯豈無所以
念予眇末之質叨纘艱大之基方憂多難之未堪又遭衆慝之
交構羣情未定猶慮邦患之未消大慙克清尚憂士心之不靖
雖賴 慈后之攝理其奈寡躬之昏侗若蹈虎祗取其危如涉

川罔知攸濟加以陟役之再集愍邦本之先傷繼因詔使之重
臨旣物力之已屈馴致民怨而神怒卒至年饑而國貧乾象屢
變而著却地道失寧而告震太白見晝累示豐部之災驚雷在
冬不待出地之奮未知上下之獲戾恒懼妖孽於將亡至以衆
陽之宗亦被十輝之祲茲實國家之大變益軫宵旰之深憂德
非周王之修未見消災之效言無宋公之善安有退舍之祥是
必由朝政之闕遺不可誅天心之仁愛隕淵慄慄斯切成湯之
慎終在疚兢兢敢後周王之訪落日益慎於一日思必至於三
退進賢退邪何以辨別揚清激濁何以修明士氣偷靡何以振
作貪風侈肆何以鈐犯孝悌之行思所以惇之節義之士思所
以獎之朝綱未肅思所以振整民力已困思所以紓寬風俗澆
獷予欲敦厚夷厲勸予欲懷綏以至敦典敷教之方與夫興學
救荒之政方恭默務圖其治顧冲顛未領其要尚賴不及之庄
永保無疆之恤爰舉闢門之典用示思道之心願聞羣策之舉
集毋使嘉言之攸伏咨爾朝野臣工暨厥草澤韋布取善無

窮那棄管蒯之細事君有犯盍進謹鯁之論予得揚善而隱惡終欲執端而用中於戲取人為善安敢望虞帝之好問屈已從人庶竊效夏禹之拜昌在諒陰曷敢多言冀臣庶咸使知意

惟爾政府體予至懷曉諭中外部承音崔廣所製蓋從弘文館之疏也

戊申傳于院相林百齡曰昨日禮曹以為別試即位明講經事年別試

考諸前例則無定規云若不講經則儒生不明經術雖或抽柱

為之無妨成均館空曠云館之空曠此非細事若為其空曠更

設圓點則似或不當不為圓點而使儒生聚館別有良策耶

百齡回啓曰講經事雖不考古在前四書中抽牲一書五經中抽

牲一經古今通例也且鄉漢城試則已矣館試則有點者入祭

矣前日下議之時小臣以為廣取人才不拘圓點至為美事之

意啓之今乃空館不可更設圓點然今臣獨來請與院相諸臣

同議以啓曰如傳曰如啓○兩司啓鄭氏出官事不久再啓者

曰鄭氏既知朝議如此已於公處出去矣○院相尹仁鏡等啓

曰別試講經事以己丑年試日觀之則覆試在十月十六日而

殿試在是月二十一日其間只隔五六日似不為講經而以丁卯
年所啓觀之則依己丑年例抽柱講經云禮曹之啓稟宜矣臣
等之意既曰依式年例也則以丁卯年所云抽柱講經似乎可
矣但明春國事方殷恐未及周旋講經與否請自 上酌定且大
學儒生平時少不下二三十人今聞東西齋不過二人居之
云至為驚愕前日依己丑年例不拘圓點赴試事傳教故儒生
之意以為雖不有點亦可許赴而然也自 上以為既有成
命而難於更改矣然館試則必計點許赴故定額五十人若不
以點則生負進士皆可赴矣殊非館試立規之意請令該司別
為磨鍊館試具計點許赴何如 仁宗後宮鄭氏乞留闕中臣
等之意亦為未便常欲啓之臺諫之啓果為當矣鄭氏以罪人
璫妻之凡已不可在內况其見於凶徒之指亦屢矣乎請從臺
諫之啓亟命出宮然勿送私第乃於慈壽宮仁壽宮中以公處
出送為當答曰近來儒生不務實學可以講經也然己丑年似
不講經也而 祖宗朝亦多有停講之時今亦未及周旋勿為

講經也儒生之至於空館至為可驕而館試之規亦然令該曹磨鍊以啓鄭氏既知朝廷之意已於空處出去矣○吏曹判書崔

輔漢啓曰黃海道監司

權應

箇滿當適矣但天使來期已迫守

令亦不可適况監司乎定平府使有關當差無可當者其追有

可擬者

指端川郡守李榮也榮居官廉謹武珥中之最罕者也

掌令有關當出而今方乏

人請以守令並為注擬

指富平府使陳復昌也

何如傳曰監司待天使回

程後適之定平府使掌令皆依啓注擬又啓曰長興庫令林九

齡待都目政陞為僉正事前有傳教矣後臺諫以五品為過

而論執陞為僉正事何以為之得曰前以九齡為有功故陞僉

正事傳教矣臺諫以五品為過而論執今則勿為陞叙又啓曰

朴守良

廉謹得名

前為光州牧使而以病適之矣然宰相之人不可

不叙請送西叙用何如傳曰如啓

已酉吏曹判書崔輔漢啓曰六曹郎官以南行注擬者少矣今

以乏入故林九齡擬戶曹正郎而適為受點更考之則戶曹前

既有南行一員為正郎者正郎只三員而南行至於二員似為

未便請換差他曹傳曰如啓○以林百齡為兼領經巡事許磁

為議政府右贊成陳復昌為司憲府掌令李英賢為弘文館應

教林九齡為刑曹正郎尹衢為弘文館副校理安世遇為工曹

佐郎尹春年為司諫院正言春年元衡之同姓親也性且輕妄不容於士類常懷憤怨及其士林

被禍之後為元衡鷹犬生人殺人惟意是適入皆指目莫敢開口宋贊為弘文館修撰

庚戌傳于政院曰兩陵靖陵孝陵及各殿祭享進排生梨等物當初

分定可也節晚之時乃請分定以致民弊不貲令各官官自備

納以除其弊掌苑署色官真推之○諫院啓曰畿甸之內民生

尤困守令迎送之弊當此天使再來之際比舊倍甚掌令陳復

昌素無物望不必汲汲經遞以貽民弊請府使仍任六曹郎官

之任重矣若非文官必以踐歷諳練之多乃可授之刑曹正郎

林九齡工曹佐郎安世遇雖以報功之典陞叙於五六品郎官

之職不可輕授請帝答曰復昌事雖民生困瘁一日程途豈多

民弊乎且前為臺諫故不允林九齡安世遇雖踐歷不多當任

職事可見賢否不允○憲府啓曰專對之任最關國體至於請

謚則舉國所共願望而請謚使宋濂韓淑鄭惟仁不顧臣子義
分不待 帝命之降急於回還經自辭朝謚與實異使一國之
臣恨不得周旋請改憤憾不已請求濂等推考治罪以經筵之
任為朝廷重選者使正士近側也弘文館副校理尹衢前日所
失甚關故為副修撰時諫院越署經本府亦未署經銓曹非不
知尹衢有物論之意而復疑副校理至為未便請適答曰皆如
啓○憲府啓曰臺諫少有物論不可在職掌令陳復昌今被諫
院顯論勢不可就職請適答曰如啓○諫院啓陳復昌林九齡安
世遇事答曰陳復昌如啓仍任林九齡安世遇不允

壬子傳于政院曰

王大妃未寧醫負朴世舉洪沉命拏使不

離進藥

女醫言 王大妃證候虛煩不睡不肯進膳心脉浮數
左右手尺脉微浮所脉浮虛云世舉等以為此必素有

心疾亦以時令風
寒無腸所致也

癸丑傳于政院曰來正朝始欲親祭于 兩魂殿今以 王大

妃之故茲未果行未安之意其宜知悉○諫院啓林九齡安世

遇事不允○以刑曹公事

兵曹參議趙士秀家婢與幼弟宋
家婢相聞士秀妻遣壯奴及乞卒十

許輩捉致礎家婢子數三人縛之令其始鬪者擊之拔毛髮裂
夜裳實沙土其口困辱可端一人幾死而復甦礎家又有若婢
存其房上丘卒等曳出之下于政院曰宋礎即刑曹佐郎朴葵

背也刑曹難於推鞠云移諸義禁府莅之

史臣曰時士秀以天使迎慰使在外非所知也然其平日無
以檢制使之怙勢至此誰之過歟士秀時稱清介有足多者
然其妻頗驕悍縱其婢僕困辱鄉隣者前此亦非一再矣其
曰在家不知厥終至於殺人不忌士秀有以致之也

甲寅諫院啓曰謚號必與實相乎傳之萬世而無憾請謚使及
書狀官等既見 仁宗大王謚號與實不孚則所當周旋其間

盡力極請期於必改而不顧委任之義急於回還不待奏下徑

自辭朝使不孚之謚終不得改非但一國臣民舉皆痛憤至於

中華之人亦以不請改謚為非事甚關重不可輕論同知宋濂

僉正鄭惟仁請先罷其職答曰謚號不孚於實固當極請改之

然推考後論 罪未晚于允○左議政李芑啓曰國家危疑小臣

乃兼兵權今則事皆鎮定而政丞之任且無不攝何必兼之兼

之不釋則權亦太重請帝兼判書答曰今者朝廷雖若稍定然如此時則古亦必以三公兼之夫豈假計耶且朝廷必啓而兼之者亦必有意存焉勿辭○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苞右議政鄭順朋嵩善府院君林百齡左贊成李彥迪右叅贊申光漢刑曹判書丁玉亨戶曹判書沈連源兵曹判書閔齊仁禮曹判書尹漸議啓曰來丙午年正朝賀禮後已丑年事已啓下矣然大殿率百官進箋及表裏於兩太妃殿則必以禮服行之大抵我國喪禮與中朝不同卒哭後不敢從吉乃終三年之制臣等意以禮服陳賀至為未安慶典固不可廢則百官以時服行權停禮何如百官當以朝服而必以時服者所以酌吉凶之間也且耳掩體制事今亦共議我國衣服紗帽梁冠既用華制則耳掩亦用夏一變為當大抵法立不無異議然此則固為無妨矣答曰賀禮事事體既若此而王大妃亦方未寧故權停禮行之事慈殿亦已傳教而近欲觀勢下教時未果矣啓意至當以時服行之可也耳掩事朝廷豈偶然酌啓乎然衣服梁冠

紗帽等件既以從華制今當天使出來多事之時並其耳掩若欲一時改之則豈無其弊前日大司憲金光亦於經席以為一

時改之則人見駭恠而不能無弊云耳掩則姑勿改之以從

先王朝體制何如仁鏡等回啓曰耳掩固不可一時卒變天使

回還後改之事禮曹已定之恭欲天使未還前改之也臣等亦

豈偶然以啓乎大抵法之新立未免有異議此非欲效隣國事

也乃以中華法制而欲法之耳又於天使回程後漸次改之似

當答曰耳掩事若從華制則豈上下異同乎自上亦當改之恐

體制有詭異故欲遵 祖宗朝舊制矣朝廷豈偶然計如是啓

之乎然則依啓天使回程後以漸改之○以閔荃為司憲府掌

令

乙卯藥房提調問安于 王大妃殿命賜酒又宣醞別例賜日賜酒

宣○掌令閔荃啓曰小臣性本愚劣不識事宜前者重被物論雖

在雜職常懷恐懼之心去春有鄙陋之事被論今授奉職尤為惶恐臺官重

任不可冒處請適谷曰前無物望則豈自 中宗朝久為清顯之

職乎物論乃一時事也不可以此而不為其任勿辭再啓不允○
諫院啓宋璵鄭惟仁先罷其職事依允

丙辰 王大妃移御于昌德宮東宮以未寧也

史臣曰 王大妃未寧已久證勢且篤羣臣之不落請從權
何也前日勉從之教豈其真耶今後移御于昌德宮 慈殿
及 主上從此遠矣誰復可以勤懇啓請且東宮密通 永
慕殿其朝夕哀思豈不倍甚乎恐非避疾之所也

○藥房提調問安傳曰知道

丁巳禮曹啓曰來正朝百官賀禮當用時服但 王大妃方在

未寧而 兩魂殿亦在 王大妃時御之宮時服行禮似為未

安取稟傳曰國家禮節不可率意行廢其議于院相處之鄭順
朋回啓曰國家大禮自下難於擅便然 王大妃未寧且有

魂殿不為賀禮為當傳曰 王大妃殿不為賀禮可也○右相鄭

順朋啓曰小臣性質凡庸才識暗劣當初為此職決知不能堪
懇辭上達未蒙俞允惶恐冒玷恒懷愧怍况今臣病大勢雖歇

餘證未殄元氣餒憊喘息促急飲食無味行步無力精神耗喪
事輒健忘議事之際迷不知所措每念赴京謝恩是臣已任而
以臣之病令林百齡代行臣心未安日夜憂兢聞封王謝恩使
舊無借銜之例臣今抱病尸職徒帶虛銜令百齡代臣之職則
非徒允合物議又無借銜違例之事伏願命適臣職答曰卿之
所任代以他人以之未安故啓之矣然朝廷以卿有病故代送
百齡為當云勿為未安而辭之近於闕內冒寒出入予意亦未
安限平復勿仕調治○諫院啓曰大喪三年之內非有大慶事
則受賀固為未安况王大妃時在未寧移御他宮方懷憂慮
雖以時服行禮尤為未安且是日百官以衰服陪祭于魂殿
一日之內哀慶并舉亦未合情禮請停正朝賀禮答曰賀禮有
前例故欲行之耳諫官啓之停行可也

戊午政院問安于

大殿

大王大妃殿及

中宮殿傳曰知

道

是日除夕故也

○傳于政院曰

仁宗後宮

叔儀奠氏璫之妻兄

出在慈壽宮

一應供上進排可也○議政府六曹及東西班二品以上問安

于大殿大王大妃殿

中殿答曰知道

此亦為除文俗所謂過歲也

○

傳于尹仁鏡李芑曰予以幼少無一事可以親行至為未安

景思永慕兩殿一未親祭尤為未安近者日氣溫和趣天使未

來切欲親祭于

兩殿何如仁鏡芑回啓曰

上教至當自

上累欲親祭自下恐勞

聖體啓而止之故自

上以為未安

矣觀日氣溫和親祭無妨來正月初旬間親祭而不須犯夜舉

動矣但天使來期已迫多有大禮勞動

聖體是懼日寒則不

須行也答曰予一未親祭深用疚懷况今

王大妃移御亦在

其闕祭後仍欲問安以此尤切正月十日間擇日以啓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

(B)
732.55
4724
[v.13]
no.2
0194257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2